

樂安縣續志目錄卷之下



宦績

理學

諫臣

事功

卓行

獨行

儒行

外徙

補遺

孝子義士

及實附

列女

武胄

文苑

建置紀事

藩臣

樂安縣續志

樂安縣續志 卷之十 藝文志 十

市寇績立陝文一縣部銀土官並外至司多諸公

乘乘有循吏艱難重循吏各言承其時也乘明末時

勢歛急軍國耗糜從此絀矣時至事廢之四境稱快

清興征役連歲不遑啓處五六年來出善政著績表

聲不幾艱且重歟余察其卓然有跡者八人焉著于

傳哀開守文肅四川劉昌人萬曆丙辰舉士自諱姓

孟楠字 北直濬縣人萬曆戊戌進士蒞邑邑有

張陳二大猾公計擒之麗火辟修築學宮進諸生課

文藝任內兩舉孝廉一首東省務愛養期與民休息
聘名賢修邑志擢主政去邑爲立去思碑
胡克開字又康四川隆昌人萬曆丙辰進士自新城
調繁至邑爲政務寬大不急催科時肅風采吏胥咸
畏服不敢舞文法邑狹少橫樹黨窺伺公以鎮靜銷
之服丈量田賦役畫一擢刑部主事

黃鎮元字載懸河南商城人萬曆己酉舉人至任適
有大獄立判之一縣帖服上官遣役至邑多需索公
樂裁抑頗歛迹設法捕蝗弗爲稼害歿於邑祠名宦

張弘猷字鼎耳遼東寧遠人

國初至乘時多伏莽公單騎往諭悉解散有巨寇趙獷
悍據乘斷諸長吏公毅然曰吾奉

天子璽書於茲邑奈何與無賴賊共哉手磔之四境稱快

適供應濟寧大軍公多方調劑邑無煩費招流墾田
歸業者甚衆新聽政堂漸次繕衙宇修舉廢墜輒陞
衛輝同知去叅北中丞甄國不丁贖公大樹勳各出
蕭永華字之公遼東人浙中丞公起元子也少年負
器老成諳吏事先邑大豪暴而黠橫過市無貴賤咸

忌憚焉公下車拾傳爰書大將軍行部浙閩過省會
供芟蕩頗多公諭止出正額間不敷者發囊金佐之
其廉潔愛民如此中丞殿例不丁艱公大慟謂名位
事輕綱嘗事重余聞之君子矣力請去邑至今尸祝
傳
論曰乘父老莫不言姜令璧賢矣稽其實均徭履
戢姦訊獄以今觀之孟公楠豈不媲美哉興文學輯
邑乘斐然改觀矣下至胡公克開平恕黃公鎮元廉
威入

清來張公弘猷才且武乘藉以父安蕭公永華拊循盡
職甫半載以艱去惜乘弗竟其績也畏壘之不忘至
于今

鮑鳳仞字鐵巖江南無錫人丁亥進士爲政務寬厚
持大體繁乚布惠吏民安之一時翕然稱爲廉循甲
午分闈所得士大半售南宮如祝公應晉楊公鶴劉
公果皆有治績

歐陽焯字賓霞茂茂進士湖廣潛江籍江西安福人
公系出廬陵文學卓越爲政惇大寬惠務與民休息

俸金自裕壁舍蕭然緝迷人釐宿弊政和刑簡尤嘉
意學校多所陶成輯邑志昭垂來許不減永叔之令
乾德云自武德

又論曰鮑公鳳初敦悃幅不取赫赫名歐陽公愷惠
詡詡施於名實又何其操守不凡哉

鹽鳳鳳字燧景山南無幾人丁文獻士然近世實真
于今

鄉甫半輝以躐去皆乘也食其辭也異壘之不志至
前來乘公及燧下且近乘藉以又安蕭公亦華林謝書

樂安縣續志

論曰

道統開於孔子此理所自始乎顏曾思孟抉其微漢

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關閩五子大其統河津姚江

繼其緒乘州成子起而振其衰焉摠之以闡性道扶

聖學爲歸性道顯聖學著則若經術若吏治若文章

若名節一以貫之矣故紀人物必先理學作理學傳

成子諱勇字寶慈晚署蠡盧居士家乘之顏徐鎮累

世皆以善行著祖彩喜讀書手程朱語錄晨夕披吟

值歲饑捐米數千石不言德父可訓積德力行理學之功益篤公聞道最早固天性亦家學淵源使然也公生而穎異七歲日記萬言秉性端嚴喜箴規惡嗜香人號爲成子路每師他往羣兒嬉遊公獨危坐靜思識者已有薛文清之目矣讀太極易通欣然有會祖若父私相慶曰理學之興其在此子乎八歲塾師以應試文授曰異日科名藉此顯公曰願習濂洛之學他非所好師大奇之然公不拘拘作應試文每一試必使宿儒名碩皆退舍公讀書中有所得服膺靡倦必求可以見諸躬行者與人談及古今忠孝名節輒掀髯色動有生不同時之慨而若願其身之得一當也謂道統之傳在實踐不在空言後左懋第禮闈策對益得之公教居多焉辛酉援國子監是秋省榜第十人壬戌積呈當署榜偶策語引宦者仇士良爲戒王同播手曰穎矣弗敢署乙丑成進士論結尾又有此司可以危唐數言其不獲前名由此方是時中貴人魏忠賢橫甚自宰執至臺省咸謂附新進有諷公同議之者公曰進身之始與巧成寧拙敗竟不往

初選饒州司理出春明要路媚璫者鳩公江右東林
藪鄒南臯渠魁也至當力殪之公笑而未答至則首
詢鄒忠介造廬請焉時党焰益熾江右諸上官爭頌
美建祠獨公水心鐵骨嚴正之氣見於眉宇間人或
危之公曰所恨位卑力微不克折檻陳言以除克豎
乃學爲繞指柔耶無何中使承璫意往浮梁窰冶場
治器過饒太守長吏咸郊迎公獨不往中使以索供
具詳太守長吏走匿郡大騷動矣公乃踞廳署悉捕
諸舍役笞之諸舍役且曰有旨有旨公曰旨採窰冶

耳奚借以魚肉百姓也璫大銜事幾殆會璫敗免公
聲望由是籍籍諸君子間戊辰以艱去起補開封復
以艱去補歸德公之三爲司李也所至以扶翼名教
崇獎人才爲務政暇則與郡之學士大夫取孝經小
學及先賢語錄以求所爲道統之傳迄今豫章人知
理學不可謂非公之力也公嘗語屬吏曰吏治以講
學爲先有以刑名錢穀爲妨對者公曰學在心不在
口耳隨在攝心卽隨在是學譬如讞決時恒存哀矜
心是刑名中有學催科時恒存撫字心是錢穀中有

學推之事上接下莫不皆然其隨處發明多如此至其政肅刑清詰奸禁暴治汴宋一如其治饒時公冬月衣單袷屬令以貂裘進公曰此物胡爲乎來哉屬令慚謝去汴宋故饒大豪直指按部檄公會制公已廉得諸豪狀故不奉檄再詰責公則謂果鋤萬章原涉輩寧它羽子調屬也直指齋然曰舍萬涉就它羽調吾與官爲戲哉公謂果大豪會乎求諸署充如矣直指大駭諸豪各伏法抵宋三日則大寇數十萬環睥睨而攻之衆崩譟公乘城誓曰宋州古睢陽張許遺風猶在乎今日勝則生生也惟國榮不則死死也惟臣辱率衆擊寇寇大壞遁去遺像老弱數千擁兵者欲盡移之以肩功公大不釋謂寇不忍殺而賂之哉爾與其殺吾百姓寧殺吾矣數千人全活皆繪公像以戒焉羣吏方宴賀公獨有憂色問之曰賊來而心畏賊在外拒之猶易賊去而心懈賊伏心中拒之甚難此語所以憂也當是時公以清剛忠直之名震天下章與考選疏詞林五日柄臣嗾陳啓新沮之啓新故以武舉躡省中者也留中未報饒陽急補南餘

上趨羣臣平臺咨以救時切務楊廷麟三十餘人俱
稱李宦海內清品今乃置之閒曹殊非爲國憐才至
意上雖搖奪於近侍未能破格擢用然亦爲動容者
久之都下人士歡聲雷震謂一廉而吏致衆正之廷
薦此數百年未有之盛事詩章畫圖一時徧長安公
改留臺旬日疏凡數十皆報可人謂公行大用可盡
展其所學未幾武陵柄國奪情黃道周斥論之嬰聖
怒不測同官咸止公袖中彈章公曰學莫大於明倫
倫莫大於事親爲人臣而不知有親天理滅人心絕
此而不言誰是可言者吾終以白簡編虎鬚不寤矣
得旨逮繫緹騎至則數萬人集江干哭聲塞天地以
公在陪都匝月耳却餽懲貪表風貞俗可當海忠介
三年卽聖誕當有後命而太學六堂大詬厲目不圖
復見史嵩之此作捲堂文時也事詳諸生公揭中羣
奸忌公柄鑿下之理謂殺諫臣無別法惟嚴究主使
可置之死所公初訊主使則曰天地鬼神主之再訊
則曰二祖列宗主之三訊則曰周公孔子主之當事
者語塞會大震電赦成浙寧波衛公在囹圄三年惟

率子其恕其懋等日與黃道周以孝經易傳相商確
或時作詩歌遙爲唱和僉都張瑋病且革劄子曰御
史天下之大廉用之可激揚羣吏汪偉應詔陳言謂
御史清真端亮所稱不二心之臣劉宗周疏曰用盡
天下人不如用御史一人海內諸君子前後薦殞無
慮數十上嗚呼公雖罷也不亦榮乎以視夫異懦持
祿坐享高官朝廷有大事緘口寒舌氣息奄奄如病
瘖人當時非之後世議之者其於大賢不肖何如也
公家居寧靜淡泊如素士雖處閭閻必正襟端坐所
撰著皆正誼明道之書孫悔菴倪鴻寶每誦其語錄
爲座右箴悔菴亦素講學者公隱崑崙七年後老病
歸里獨居一樓題曰蝸廬嘗作坐銘云萬里風光樓
上眼千秋事業榻前心清明前日月盥沐焚香書證
道詞一盃晨端坐化去遠近聞之莫不浪涕遺書有
蝸廬詩留臺疏稿程易發春秋五傳釋疑十三經註
畧消閒錄西銘解崑崙洞語錄李署爛鑿錄藏於家
子八人咸英英鵠起或登甲第或貢成均莫不志公
志學公學固不僅吏治文章爲克紹家聲也人皆以

爲累世善行報當吏命文。章爲吏錄宋卷也人皆以
論曰漢尚經術宋重理學乘之先歐陽公倪內史經
術彬彬盛矣待御公出而濂洛宗契始大著於乘讀
消閒錄西銘解諸書知公之功不在考亭下劉念臺
謂薛文清復出有以也若夫爲李官以清著爲諫臣
以直著最其後又以隱逸著總由德性堅定耳公之
子若孫於乘獨稱盛登甲第者以清自兼吏治在諸
生者以孝友兼文章豈非理學之遺澤歟

樂安縣續志

蘇諫臣傳上林澤丞對寺丞兼五門副使博宗

柄臣竊國神羊不競龍戰元黃宗社以焉劾宰執正

國是余想見其手采作諫臣傳中

孫三傑字景濂號松石獨儻負大志乙丑舉進士除

寶鷄知縣邑不稅田歲供五千金公申豁除之瑞藩

腹民力甚面請停止王老虎黨寇彼猖棧道中川陝

梗塞公勒并軌壯子弟成部曲寇聞而憚之公單騎

至巢諭以禍福寇悉解散革火耗用吏收官解法邑

向治調繁長安兼署咸寧咸寧官舍壞捐俸改脩嚴
威長安大猾望影竄去城南曲江唐名公題詠處也
構書院躬請三水文太青先生講究聖賢性命之學
梓刻馮恭定從吾語錄丁卯庚午兩入闈得士十四
聯捷者夫人諸生寃成獄公出之後登第宦庶常死
國難公曲成之也擢兵科給事中感中外多故連疏
劾權相與劉公宗周同志識者壯之羣宵忌其戇直
禱公秩補上林署丞陞太僕寺丞雖在閒邸遇朝家
利害所關輒指陳無隱歿京師人往哭之至罷市長
安時人遺赤金七十兩製硯以進公却曰硯雖佳性
貪墨吾弗取也公事太贈公孺人孝友愛諸昆季與
人處忼爽豁達卒年五十六祀陝西名宦入邑鄉賢

祠其對面曰育文書院前收民愛焚卷因貧池賦

論曰傳民部曰余豈不知人世之廢也遇人貴要人
抑首伏氣無敢闕語鹿可馬柳可穀也給諫伉直明
是非錚錚語曰名不慙鐵字大值金給諫有焉况異
績藉藉以循良吏稱乎潁川渤海讓烈矣

孝隱傳 卷四 吳郡 公 曾 舉 于 案 數 盛 也

孫三讓字遜吾幼與伯氏給諫公習舉子業博經史
既而曰古來達人豈盡科名爲哉遂恬志榮利好善
樂施庚辰歲大饑公出粟賑活者衆待太封公疾不
不解帶藥必親嘗雖盛暑苦寒不少懈伯氏貴顯公
足跡不及公署生平無疾言遠色不欺侮人人亦咸
服其德恂恂有長者稱諸如完娶焚券周貧卹孤懿
行難概舉云

樂安縣續志

事功

舊朝末造國是紛紜士大夫思砥勵名節以障狂瀾
所謂疾風勁草者非耶宰州邑飭風化其爲有位勸
者衆矣志事功三子曰
李楫字皇舟號愚東大叅中行侄也考生香舉孝子
爲碩學名儒公少負異姿自才行萬曆丙午擢第一
闈墨播傳海內己未登進士除刑部主事晉員外郎
中襄城伯誣加人蜚禍公力出之南樂慕公才亟欲

一見公此避去時楊左請賢下獄死公往哭瑞遷者
詆公幾不測會王恭厥災免先是瑞築修三朝要典
藉公署筆公嘗曰吾不如安民石工乎遂止出知荆
州屬惠藩之國中涓尉橫甚憚公欲劾罷長楊遠安
諸稅胥進篋金三千日常例錢公毅却之停監允例
以勞没于官年四十六公爲學慕馮恭定鄭忠介諸
公通籍數十年陋巷僦居依然寒素公深心理學嘗
語人曰吾儒如王新建事業經術兩全始爲真儒它
則口頭學爾所著有河洛解藏于家公文章步武愚
公黃貞父謂山東二李不失鄉魯衣鉢陽城衛大司
馬守青時拔公童子中曰大器也至今邑人以爲美

談

陳可薦字擢寰少負雋穎爲諸生聲籍甚戊午己
未聯捷上第拜臨淮令邑當江淮水陸衝稱繁劇以
廉幹能敏播鳳泗間時護陵中貴人挾中使威不以
禮遇郡邑吏勢張甚公強項弗爲屈忤中貴人歡數
中以危法公弗爲惕也因得鵠秩歸歸而却掃文史
自娛泊如也再起長子多惠政入闈所拔皆各士篤

學才脫稿人爭傳之不啻洛陽紙官邸清苦一如寒
素論最拜戶部主政以王事物京邸用不克竟時論
惜之崇祀鄉賢

連守度字志禹號慎所隱君子弟子也早慧多解悟
在童子時已驚其長老邑大夫姜公有國士之目試
取冠一軍然數奇竟以恩選拜淳化令大猾王堯官
以賣訪阱人且持吏長短數令莫能制公密擒論治
如法一邑帖服乃申明法紀務爲寬大遇事剖決如
神郡邑諸疑獄悉屬公質成焉與人語曰連公聽斷

食糜才半繇建栢爲勢家所中公廉得其昭豁論
出邑數苦賦錯公條具悉上各臺罷諸不急之費公
稅完而民不擾邑肖像事之擢鎮南知州太公春秋
高溜不赴或勸之行公曰吾幸沾一命爲吾父娛安
能學王陽比萬里馭哉事太翁優悠萊絲者二十年
濟人好施謙恭醇謹有萬石風規晉階朝列大夫祀
鄉賢公解綬屏居潛研群書三十年未一投刺有司
其著述頗多燔兵火不傳弟守範力學善行純醇自
持官嘉祥學諭有卓譽子士英警敏事朝列公最孝

官大何廬典三大禮朝廷悚動曰此容臺偉在也申
外交重之云其人不可忘也張孔思字慎甫號及泉恩選擢順天鄉書署聊城教
諭以廉幹整肅稱耀昌黎令多惠績邑人歌之謝病
歸改裕州學正端士行勤考課以身爲率嘗分校陝
闡所得士皆一時名彥再晉中部不赴庶幾陶令遺
風哉性孝友樂施濟人自處狷介修潔稱長者云崇
祀鄉賢昔服公於其志士各慕其節不忘之賢公
鄭國俊字僑如改號匪莪樂平令麒五世孫也性篤
孝少失母終身哀慕不少置穎悟好讀書屢以文冠
邑多士甲子售鄉薦折節力行以古人爲期事繼母
無間言廉潔盡分豐產諸昆弟常如村野遇群盜知
爲公輒曰此仁孝鄭公也羅拜而去署青城教諭學
使者檄取劣下士公獨不署筆曰平原獨無豈肯史
君彌讓哉教青庠悉倣胡翼之例仲弟士俊亾念年
公痛如易簣時撫育孤應得成立遠近咸敬服焉壯
喪偶終身不再娶邑連先生守章者傳綜君子公童
子時師也及公歲時必哭墳塋撫弟妹子侄周摯前

此所未有也創張仙祠刻感應篇以廣嗣勸善匡砥
末流病歿於官榷之家迎哭奠者千百人入青城名
宦祀於鄉賢祠公男應甲懿孝遵庭訓早膺歲薦中
年值公歿哀毀成疾瘞卒人爭挽惜之公弟司訓公
時俊爲之經營襄事殯葬如禮撫公幼孫四人皆列
黌序人稱公家爲世敦孝友云
論曰李公楫經濟績學陳公可薦賢直連公守度張
公孔思冲盈守默而皆嫻於吏事鄭公國俊端教範
篤藝倫視所南先生奚愧哉

李鳳翥字瑞徵己酉孝廉令樂亭立文社課莠士繫
豪強伏法四境肅然灑水有去思碑

郭心印字印月性恢廓困約時有大志事繼母以孝
聞友諸昆季楚名公梅長公督學山左首拔之以貢
知滑邑革宿弊捕土寇飾保甲法一時稱廉幹吏陞
贛州同知公任俠急人患難遇貧交揮霍囊金不吝
人比之陳孟公云公興學崇士墾田息徭役滑人爲
立去思碑關生祠與鍾太司空并享父墓芳梓生以
至孝著

劉學亮字際明以明經知長沙長沙初入版圖軍需
供應甚繁公申豁免秋糧之太半賑饑撫流除發報
害後以病歸公之公與學崇士墾田息訟對貧人
同賦公并於忘人患獲豐食交賦重糶金不吝
賦邑革畜獎誦士欲補甲去一御無乘傳吏對
則文指且季焚公歸身公督學山式首對之以貢
澤少甲字山且於州清困除都育大志專繼母以孝
為州大志四歲蕪然樂水官去思慙

樂安縣續志

以平心齊心為事無何姓貧主也少同學
惟草行前思字希聖樂安人真矣實早遊書校學不
不知其人視其行士處幽潛而體備倫紀好修醇潔
砥岩穴處士之行不必身致通顯也或餘慶延于奕
葉文彩著于當世鄉人化之此于桑楚又烏可少哉
李尚思字希聖器淵凝寧靜讀書博淹經史以根極
性命為宗事青郡海岩周先生十年風雨弗輟性孝
友季弟為郡文無害以勿望坐繫公出私財數百周
之後獄解引與同炊家雖稱小豐三党故舊待以舉

火猶重友誼不給者出貲賑之屢致空乏弗爲意謙
和朴默終身未嘗以訟事至縣庭每讀史于今古事
標爲論斷久之成帙士林諷誦焉嘗以郭巨非孝稽
紹非忠陶侃恨肅祖顧命爲不純荀文若死曹九錫
爲傷比諸如此類里中無賴數盜公禾公遇自引去
嘆曰此輩爲飢驅恐傷其廉耻不祥晚于泮水王搆
茅習靜額曰人世武陵鍾大司空採入郡志卓行傳
郡誌李尚思字希聖樂安人稟姿寬厚敦素好學不
樂修邊幅專以平心濟物爲事馮可教貧生也少同學
書老而寒餓公迎之家衣食之勿飯與同席病則親
視之相依者二十年公病且危馮偶他出家人請後
命公泫然曰吾無所憾獨恨不得與馮生一訣耳彌
留者竟日已而馮聞公病奔而來公執手一笑而逝
馮大感慟立觸堦仆地昇至家卽日死諸子先葬馮
而後殯公皆感嘆子中行登庚戌進士

鍾羽正曰世稱陳雷以爲絕行希聖與馮生可不謂
死友耶古今人何異焉韓子有言平居里巷相慕悅
飲食游戲相徵逐握手出肺腑相示指天日涕泣誓

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
比反眼不相識落陷非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
焉者皆是也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擇如
相酬矣當面輸心背輒嘲笑窮則稱友富而易交世
人交態如此若希聖者可易信乎哉或謂士夫與惡
孫儒忠號澤寰孝友醇亮事太公臨溪公盡溫清之
節嘗與諸昆弟析箸公獨得廉鄉里人重之知其非
凡品也遇戚友故舊惠而有禮教內外諸子姓感而
有法復延師講課皆當世知名士賴以成學者頗比

此里中有爭者得公片言釋人謂風高彥方云三岔
地善下清水歲數出傷稼禾居人患之公力請諸上
臺濬別渠以通水利民於今爲賜子給諫既貴公勉
以清慎勤給諫奏循異稱名臣則公之教也嘗與里
人究極名理談說天人因果條分微析雖老孺尊宿
未之數紕蓋所稱巨人長者云鄉飲正賓崇祀鄉賢
劉一龍號見田端謹深沉多智畧能自振拔撫季弟
孤妹備極周恤恩禮有加焉邑令王公新今城易土
甃以磚難其任王公據樓櫓嘆曰誰其能廉幹能敏

善此大工者乎以屬公公力爲規畫厝置工竣而邑
不傷疲大括地邑大夫康公具禮造廬請焉公出任
事綜理精恪民以均適其爲德于乘甚厚公慷慨謙
雅爲人賑乏周急排難解紛者屢矣邑中大徃役及
煩錯諸公事皆倚公爲主辨邑李大叅孫給諫諸君
子皆折節下之奉爲畏友蓋訖然鄉祭酒云不矜其
能好行其德以視古括奚遜焉訓子毅志攻文學舉
進士丁部水茲爰出尉赫未其人思之公文應稱士
論曰余聞公老言吾邑當風俗醇茂之時必有一二
巨人長者飭躬動物入其里藹乎如適萬石之廬而
過鹿門之里彬彬禮讓之風何隆也良玉不琢望而
知寶喬松善蔭聚而成蹊德之所被者遠矣時也志

人官文重之如導視城孰振多各方例轉廣州縣廩
主帥歸訓人村皆豈懸懸升斗欲弔子後七里灘頭
爾遂登相君絕頂與院長岑人比之與公情親畢精
初思多嫩續族驚聞

此大工者乎以爲公之方爲規畫厝置工竣而邑
事始成夫其地也天際之極也禮樂之盛請焉公出任
事而即精於其以均適其德于乘其厚公慷慨謙
然與人賦性剛直以難學爲者屢矣邑中大徭役及
積儲諸公事皆以公之辭曰不才大參孫給諫諸君
賦資奮外善道飛而夾翅翫之池好者羨矣文學舉
巖其門之里淋漓斷藕之風何謂也身玉不冠墮而
曰人其首於海漣漣人其里藹平城巖海以之氣而

樂安縣續志

學獨行前主簿以筆師其其只隸他大半隸於卷更

高劇青天甲墾黃泉諺雖鄙乎言爲善無已時也志

獨行即寧則姓命共春春參題中計對少夫父事

陳綸學好學淹貫郡籍一時稱經師人師貢入太學

六館交重之訓導觀域甄拔多名彥例轉嚴州照磨

至卽歸謂人曰吾豈戀戀升斗欲弔子陵七里灘頭

爾遂登桐君絕頂引吭長吟人比之興公嘯晚覃精

研思多媿績族黨問焉于時東之果家次少也

論曰陳君綸豈不云隱君子哉墻東之槩宛宛也以
之方靖節東臯類矣何今之人貴遠而忽近歎悲夫
陳恩字迅字侍父病忘寢食百計求醫藥父得瘥焉
樂施予塗遇婦女輒避去壯喪偶終身不娶年九十
卒爲鄉飲大賓貫濟濟一似陳明人明貢人大學
李耀祖寧陽教諭茂春孫叅政中行侄也少失父事
母以孝聞四十年奉養無虛性孤介尤喜大節貧力
學補郡諸生嘗以筆硯侍其兄荊州太守楫深器重
之曰吾弟岸立過剛恐不利於世後果然

張三鳳字翔字少至孝讀盤孟書能詩賦攻楷草篆
隸體性恢廓不謀家人產以貢例授縣令不就嘗曰
昔人不爲五斗折腰吾豈甘讓哉著書自娛至老忘

倦

不

士

業

心

州

史

日

鄭直字震字性端方效大節困獨豐辱以希古昔友
愛著聲喜教迪孝廉茂才明經諸君俱卓名一時公
焚券賜急鄉人被德者甚衆人比之康成家紀云
任恭邑諸生也少折節慕古人嘗行野得遺篋候
之竟曰其主至悉還之他日遇之市知爲賈文泉也

賈孚謝恭急避去邑令鮑公請恭鄉飲大賓堅辭不
赴平生孝義廉潔年八十三歲而終行傳數對鄉
牛化麟諸生性好施雖貧約時常捐貲濟衆學行純
篤克裕後裔或奉舉於太監臨前或身其一執公
臣之佐邑寒士也嘗拾遺金數兩悉還其人罄貲修
八不居士墓

王應諫樂誼鄉民也夫商高應奎偶遺金三百諫拾
之水次家人欲縮藏之諫候之通衢商至悉反之邑
令楊公名時揭之道府植模表其閭曰不昧遺金後

李汝善亦還金有差清士

張聖恩諸生喜建置施貧朋急遠邇傾仰湖里許
景運熙幼有至性友愛折產獨居其畜養娶姑終身
無少怠助自守忠等嫁聚費不貲官州吏目

劉三指邑庠生篤孝友潔躬行有司屢旌其德鄉人
至今敬慕或實前於二十年與言或實未嘗不又
王家禎性純篤能出囊篋廣施予沐其德者甚夥邑
諸士大夫爭嘉與之齋以吾父母非幾或風慨其
宋彥賓石工也窶甚母目雙翳廣求醫藥不效輒露

禱至十二年不衰母目少開感父母疾茹素諸外道
欲致之賓却曰吾常齋以吾父母非邀福鬼神者其
毅然見道如此誰能動其心乎其志者甚多
系曰吾遇彥賓前後二十年每與言彥賓未嘗不及
父若母也真所謂每飯不忘者歟人子之事親也以
養孝子之事親也以性彥賓蓋全其所性矣
陳鑿諸生賦性孝友凡事出公家必以身倡有弗完
則出貲貸之凶歲煮粥饋以生活者多人隣里有爭
理諭輒解一時稱爲善士

馬可駿事繼母以孝稱友諸昆弟煮粥賑饑義塚葬
貧遭金周急有足風者

生員鍾補衮偕弟貢生鍾補闕敦孝友五世同居和
氣著聞遐邇慕之益得之家訓云

顧良擊母目失明扶母操杖及沒不衰家有積金遇
凶年其母諭以周急散之無德色孝義足以風世壽
八十無病而終

請館中講聖論六言及先儒格論塾師謂非急務公
曰吾所望諸子若弟者爲貴人而不善不若其爲善
人而不貴嘗揭三語於壁曰白屋起公卿朱門出餓
芋蓋以自勵且以勸世云積粟千餘石值歲荒悉出
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不言德時偷見隙入公方寤
不爲動聽其罄囊去後於典舖中獲其衣物悉其人
公不言人亦無有知之者其爲厚行多如此子可訓
卽封公積行好善篤志理學一如公教以待御貴封
監察御史厥後科甲累世流澤一何長歟

成可訓號鳳池侍御公父也生而仁孝善承親志祖
業孫謀賴以不振然性謹厚無他長惟學父之所學
以慎獨爲要讀大學至守身所視乎手所指曰此二
語可終身操遂銘之座右用出入觀省居里中多長
者行有德惟恐人知其有過則惟恐人不知也知而
告之則必改教子必以義方年未弱冠生侍御公侍
御公甫能言卽口授以曲禮稍長授以小學教次子
斐亦然蓋公之父故嘗以此三書授公云年逾四旬
侍御捷南宮公戒之曰文章成名易事業成名難進

身之始慎不可忽侍御筮仕得饒州司李公又戒之
曰爲聖爲賢爲名臣俱自慎獨始顏叔子秉燭達旦
楊伯起暮夜却金趙清獻無不可告天司馬君實無
不可對人皆名臣也汝當以四子爲法後侍御却餽
懲貪舉海內清廉第一雖曰性成亦公之教居多焉
公與人交初終不渝人有負公有侮公者來求公公
必善遇之或以直報諷公曰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
裂薄也何若厚之爲得歟終善遇之公於岱遇一道
人謂公相陰隙多子孫當貴顯公正欲詞以生平忍
不見時人異之厥後子孫科甲聯綿道人之言殆合
矣仁厚之報豈誣也哉
成其懋字勉齋生慧甚偶儻有大畧年七歲每聽父
侍御公講古今賢奸理亂之故躍然起舞侍御公奇
之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文名震耀郡國間值父建言
逮繫懋偕其兄若弟侍養園室三年無倦容時黃道
周亦在理每語人曰有忠臣必有孝子觀之侍御家
良然後隨父崑崙終其身蠲廬集懋亦與有勞焉誠
士人之杰云

士人之杰云

其然對詞文其各條其良淵蓋集然亦與行幾無情

風亦亦與或謂人曰百思必亦亦等子雖之詩喻亦

與樂然謂其只其亦治養國室二平無新各執黃龍

之限法蘇轉士策子員文各策職源國間血父數言

計師公論古今習我匪庸之姑羅然狀難詩喻公奇

如其然字於齋主慧其則獻亦大畧平少其長師父

定才思之難豈漸也哉

不長謂人其之風舒子將降甲解條道人之言以公

樂安縣續志

肇外徙大郭開李崇山則亦寧公公對之孤重慶圖

形家言乘皆密永不自邑入海故外徙多顯人舊志

秦公絃崔公銑稱經濟理學名臣彰彰已余過瓦橋

聞寧武兵備王公胤懋嬰孤城抗巨寇斷吭死烈矣

王公者余邑北郭人也曾王父王父墓在焉余採之

人誌崔大將軍廷鎮孫大將軍祖壽暨王解元家基

孝廉家章附云公節而城之幾不暇人之嬰我中出

王胤懋字有懷舊邑人籍順天之霸州崇禎辛未擢

進士授戶部主事督崇文門稅課值大璫張彞阻
高公弘圖去位公憤疏救之幾不測久之遷郎中出
知太原多善績晉寧武副使李自成寇京師公與周
大將軍遇吉誓衆力禦之殺傷相當寇大隊數十萬
至鏖戰晝夜師遂潰公拔劍厲聲向闕曰臣力竭矣
自刎死

崔廷鎮籍京衛善騎射膂力絕人由裨將積功至臨
鞏總兵天啓間奢崇明叛永寧公往援之解重慶圍
後晉小教場都督

孫祖壽長陵衛籍山裨將至狼山副將討海上寇有
功晉總兵

王家基者憲副公兄穎慧善屬文舉京闈第一其文
海內爭傳誦焉家章舉人

宋連璧字玉梧少警敏父邁異疾走數千里求熊乳
療治數爲諸開府幕客播名公卿間東林諸君子甚
器重之後飛禍誣綿竹逮及璧下獄遂力白綿竹寃
得白璧多機智方術後客死蕪湖故列之外徙傳云
又曰士大夫多言璧雖在草莽抗慨憤朝事庶幾何

心隱之流竟全身以終易曰知幾其神璧豈不稱聞
道君子哉 漢晉文清 劉容氏 燕時 趙氏 之 水 將 將 天
王進忠 獻縣知縣 林 步 又 登 不 知 後 氏 白 縣 於 梁
寮 前 嫂 為 前 開 冰 暴 容 辭 公 公 浪 間 東 林 清 昔 子 其
來 戰 擊 子 正 許 少 曾 嫂 文 藝 異 表 去 嫂 十 里 宋 顯 原
前 內 中 典 前 滿 滿 家 竟 舉 人

王 宋 本 許 顯 附 公 且 陳 慧 善 文 舉 京 闈 策 一 其 文
心 許 錄 決

樂安縣續志

補遺

愚 谷 邑 志 前 所 載 者 多 刪 去 蓋 以 樂 安 舊 郡 而 今 邑
也 考 諸 史 樂 安 斷 自 晉 武 帝 金 天 眷 始 再 見 爾 以 是
知 六 朝 來 言 千 乘 者 今 邑 也 不 之 察 往 往 軼 其 事 語
不 云 乎 失 濫 失 刻 均 失 矣 余 錄 其 一 三 雅 馴 者 近 事
之 闕 亦 附 焉 日 十 樂 主 翰 河 大 聖 醫 軍 備 入 藝 文 技

漢 匡 衡 封 樂 安 侯 舊 誌 謂 樂 安 西 漢 為 郡 在 高 苑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邑 屬 樂 安 郡 者 爾 故 衡 不 宜 引 入 致 西

漢無樂安郡有千乘郡轄樂安郡今縣也當補匡衡

封邑入志

樂安縣舊志謂樂安西對魚澤亦高其東

舊志載孫復自千乘主簿可大理評事制入藝文姓

氏不列名宦豈復敦經崇古彪琅史冊顧不得與祿

祿無聞者共勒貞珉乎列名宦

之察封封輝其事略

舊志謂邑無高僧傳燈載宋普濟禪師姓孫氏千乘

人參諸尊宿大老深契宗旨開堂胸西逢山有道行

碑宋熙寧五年秘書監趙屺書

隆慶四年春三月地震秋六月饑流星大如斗且天

西行光焰燭地如晝有天鼓三聲在郡志

蕭四姐者正德間流寇陷樂安女爲賊所執逼之大

罵延頸受刃賊怒支解之縣治西有祠郡志

李舜臣嘉靖朝以諫大禮廷杖後忤永嘉問卿時值

九廟災引疾陳乞骸骨前志未詳故補出

成觀青州舊誌云千乘人傅興援以入邑傅興在前

曰樂安傅昌千乘傅昌屬千乘樂安耳非千乘也且

今樂安成爲大族隴爲樂安人無疑府誌永樂進士

汪淵樂安人太尉李鼎書士鎡入樂且新矣而國志

論曰邑志經太僕孝廉博士詮次勞且詳矣而闕者
時見焉前輩謂敘事縝密難理如績其麻不蒸然哉
曰樂安縣志十乘制邑志十乘樂安其非十乘也且
知縣青快舊志云十乘人制與對以人司與與查前
此編炎後幾刻之類骨而志未精姑蘇出

李欽引嘉慶時以歸大縣或林外林亦嘉同懷部前
黑或受心湖然支輿之梁成西津臨特志

蕭四鳳香玉謝國流深洲樂安支流湖池特錄之大
西百水湫湖風成畫下天蓮二種並志

樂安縣續志

欽允獎勵孝子優選貢生孫三錫歷履攷實

戶部題為異常災旱亟請賑恤以救民生事戶科抄

山東撫周

題前事奉

旨該部核議具奏欽此該臣等查得東撫周

奉內總河朱將康熙四年分士庶捐輸銀兩米麥等

項及動支倉穀並賑濟過饑民花谷造冊具題前來

查康熙五年四月內題定文武官員賑濟饑民捐銀

五百兩以上米五百石以上者紀錄一次捐銀一千兩以上米一千石以上者紀錄二次又康熙四年七月內題定新例官員捐米一千石以上銀五百兩以上者紀錄三次米三千石以上銀四兩以上者紀錄二次今查該撫疏冊內捐銀米不及例者不議外所有捐銀二千兩者前任總督祖 見任巡撫周

捐銀五百兩以上者布政司見任左布政使周天齋右布政使徐國相分守登萊道見任右叅議范平登

州府見任知府楊日盛桂平縣見任知縣邵之黃蓬萊縣署印登州府見任經歷趙訪普黃縣見任知縣

王作福山縣見任知縣張大本文登縣見任知縣李蔭澄以上各官捐輸者係未定新例之先均應請

勅下吏部照舊例議叙其武定州俊秀子弟李攀鱗捐銀五百兩應照例移咨禮部送監讀書及富民李才魁捐銀五百兩仍應移咨該督撫加以九品頂帶榮身至於壽光縣俊秀子弟郝燝捐米麥豆粟等項一千二百三十七石六斗日燧縣引禮生牟坦明捐麥黍稷糧一千三百石查定例俊秀子弟并富民捐米一

手石今開捐襍糧不便查議應請

勅下該撫查二人所捐襍糧或折筭米石若干或折銀數

若干開明咨部以憑再議再查樂安縣貢生孫三錫

社內倡率捐米一千石日烙縣監生牟思孝捐麥黍

襍糧八百石查孫三錫雖非已資牟思孝捐雖不及

例但念尚義捐輸應咨行該撫獎勵至於冊開賑濟

饑民余剩銀四錢五分錢二十千米穀并雜糧一千

九百七十七石九斗四升零該撫轉行藩司存貯倉

庫備賑至於該撫疏稱左布政使周天爵右布政使

徐國相造限不及三月無庸查議者也奉

旨依議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加四級兵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御史加正二品服俸耿

為恭陳學政要款仰祈

禮部咨該本部題儀

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山東巡按繆正

心題前事等因順治十五年十月十四日題本月

二十三日奉

旨該部核議具奏欽此欽遵於十月二十四日抄出到部
蒙批司察說堂送司案察順治十四年五月內該本
部議覆吏部題山西修理文廟一疏內稱見任官捐
助銀二百兩以上至三百兩者相應請

旨紀錄如捐銀一百兩以上應行該省撫按分別獎勵若
鄉紳捐銀五十兩以上至一百兩者應行撫按分別
給扁獎勵其鄉紳進士內有四十兩以下者均議免
叙教職捐銀百兩以上者得與照例紀錄捐銀六十
兩以下二十兩以上者應行撫按酌量分別獎勵各
等因奉有依議之

旨遵行在案今山東巡按繆正心題山東修理文廟官衿
前來相應議覆案呈到部該臣等議得山東巡按繆
正心題稱修理文廟各官查冊開巡撫耿輝共捐銀
七百三十兩大木四十根巡按繆正心捐銀三百五
十兩前任巡撫夏玉捐銀三百兩前任學道鍾桂樸
捐銀二百八十兩分守海防道毛士麟捐銀二百七
十兩學道施閻章捐銀二百四十四兩萊州府知府
鄧廷羅捐銀三百兩章丘縣知縣劉子正捐銀三百

二十二兩沂水縣知縣王志佐捐銀五百十七兩零
平原縣知縣崔拾奇捐銀三百八兩長清縣署教諭
舉人袁肇繼捐銀一百三十兩以上各官相應

勅下吏部照例紀錄其職官有捐銀百兩以上者如前任

巡撫呂逢春濟南府知府于濟清等十七員教職捐

銀二十兩至五十兩者教諭蔡廷秀訓導馬應乾等

六員以上各官均應行該撫稽查冊數目分別獎

勸其鄉紳捐銀五十兩至一百兩者劉正宗等十二

員舉人捐銀十兩至百兩者秦璣等六名貢監生員

捐銀十兩至百兩者牟方言等六十三名以上鄉紳

舉貢監生員均應該撫按分別賜扁獎勵又貢生牟

國衡捐銀一千兩生員孫三錫捐銀一千五百兩查

本生所捐在於順治十一年未停止之先相應准爲

貢監免其坐監聽吏部優選監生張建南捐銀

五百兩亦在未停止之先相應准爲貢監坐監三個

月歷事三個月滿日聽吏部考用生員牟殿明捐銀

二百五十兩相應准爲監生照附生納監例坐監撥

歷其舉人牟憲明牟國華各捐銀二百五十兩相應

於出仕之日吏部酌量優選可也等因本部具題于
二月十二日奉 聖 旨 欽 此 欽 遵 抄 出 到 部 送 司 案 呈 到 部 擬 合 就 行 爲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
此合咨前去煩爲查照來文及奉 聖 旨 欽 此 欽 遵 抄 出 到 部 送 司 案 呈 到 部 擬 合 就 行 爲

旨內事理欽遵施行等因到院准此擬合就行爲此劄仰
本縣官吏照依咨案備奉 聖 旨 欽 此 欽 遵 抄 出 到 部 送 司 案 呈 到 部 擬 合 就 行 爲

旨內事理查照欽遵施行員 欽 遵 抄 出 到 部 送 司 案 呈 到 部 擬 合 就 行 爲
青州府爲獎勵節孝以維風化事蒙 聖 旨 欽 此 欽 遵 抄 出 到 部 送 司 案 呈 到 部 擬 合 就 行 爲

分守青登萊帶管青州兵巡道副使徐 欽 遵 抄 出 到 部 送 司 案 呈 到 部 擬 合 就 行 爲
院 爲 憲 票 前 事 據 該 道 呈 送 青 州 一 案 樂 安 縣 孝 子 文 冊 到 院 據 此 擬 合 獎 勸 爲 此 票 行 本 道 卽 將 考

子 孫 三 錫 轉 行 該 縣 做 木 扁 一 面 粉 地 墨 字 上 書 孝
義 克 敦 四 大 字 左 書 本 院 銜 姓 爲 右 書 孝 子 某 人 立

並 動 倉 穀 給 賞 壹 石 連 扁 用 鼓 樂 導 送 本 人 門 首 懸
掛 以 爲 世 風 之 勸 仍 取 領 狀 報 查 毋 違 等 因 票 行 到

道 轉 行 到 府 蒙 此 擬 合 就 行 爲 此 帖 仰 本 縣 官 吏 卽
做 木 扁 一 面 粉 地 墨 字 上 書 孝 義 克 敦 四 大 字 左 書

本院銜姓爲右書孝子某人立並動倉穀給賞一石

連扁用鼓樂導送本人懸掛以爲世風之勸仍取領
狀徑繳一本道轉報及申本府知會毋得遲違未便
須至帖者德業山對合慈行爲此神仰本縣宜交職
樹以爲世風之勸仍取領右帖可樂安縣准此底
順治九年五月十九日
青州府爲獎勵節孝以維風化事蒙
青州兵備道憲票順治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蒙按
院程冊憲票前事據該道揭送各州縣孝子節婦姓
名詞語文冊到院據此合行給扁獎勵爲此票仰本
道即便查照單開孝子姓名節婦姓氏註定扁字行
令各該州縣置備粉地墨字扁額左書本院銜姓爲
右書孝子節婦姓氏立仍用鼓樂導送本人門首懸
掛以爲風化之勸併取各領狀報查考蒙此合行給
扁獎勵爲此票仰本府官吏即便查照單開孝子姓
名節婦姓氏註定扁字行令各該州縣置備粉地墨
字扁額左書本院銜姓爲右書孝子節婦各姓氏立
仍用鼓樂導送本人門首懸掛以爲風化之勸并取
各領狀送道彙報本院查考等因蒙此擬合就行

爲此帖仰本縣官吏即便查照後備孝子姓名註定
扁字該置脩粉地墨字扁額左書本院銜姓爲右書
孝子姓名立仍用鼓樂導送本人門首懸掛以爲風
化之勸事完取本人領狀該縣徑送本府彙報
本院查考仍報府知會毋得遲違未便須至帖者

掛計開

樂安縣孝子九孫三錫

順治十八年八月十八日吏

獎勸節孝等事

義塚東園

帖押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政僉事戴 爲申飭
學政事今將本道任內行過事實理合開報

節孝計開

前件查得表揚節孝

確本道行據濟南等府詳冊開報孝子節婦

貞女除事蹟不合式者俱經駁勘外所有詳

義士八

勸確實事蹟孝子樂安等縣孫三錫等四名
節烈婦泰安等州縣國氏等八口開冊詳移
布政司覆覈呈報各院分別奏奉景宜
請聽候舉部復旌表

順治十三年 月 日

撫院耿令誅本直獎額 戶部軍實廳合開辦

山東等處縣縣同縣督孝義賢修 濬申

青州道陳 獎額

義冠東國

又獎額

功紹濂洛

樂安令黃 獎額

純孝真儒

蘇華真辭

樂安令黃

樊醇

父樊醇

與蘇華真辭

樂安縣續志
 子悉嫌之未謂更論其良豈真與蘇華真辭
 祖理學孝子義士孝格神魚傳舍木一子以祖士
 昔者孔子之門作人也四科首重德行孝經曰夫孝
 德之本也子與氏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
 是也易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舍孝弟無以言
 仁義舍仁義無以言立人孝經又曰孝悌之至通於
 神明漢有董孝子承以備身葬父感天賜織女償債
 元有程義士鵬廣行善事而以義著史冊千百年後
 冷樂安有孝子孫公梅庵諱三錫者出仁孝以為質

敬義以立基值兩親喪廬居九年內不入私室外不
旅賓客五味俱絕茹素淡食者十有五年至誠格天
神魚躍出爨下非孝悌通神明者與於此乎列之董
孝子程義士殆無愧鼎足云至於捐義渡建長堤築
橋梁修學宮建書院學陳創立周公祠捐金助修孔
林捐大地五百畝以贍士又置大地五百畝以贍族
宗文公朱子社倉法捐米八百石春貸秋收積米備
賑於乙巳年大饑果捐自已社倉米一千石以賑士

樂民懿德善行悉數之未能更僕非見道真窮理至悟

性命之原者與於此乎年六十有八焚香讀孝經周
易及庖犧三圖夙興夜寐手周萬遍寒暑罔懈非有
得於精一之奧者與於此乎有羽客過其門稱婁道
者欲授公丹訣公舉程子詩謝曰我亦有丹君知否
用時遣解壽斯民客去曰無緣成子念夢問道曰聖
賢道理古今發揮不盡何也公曰曾見天地發生萬
物古今發生盡否又問履霜堅冰公曰不但履霜堅
冰夏至一陰生易斯已慎言之矣成子大悟曰平生
惟家君侍御公及松石孫給諫公見到此其他未易

聞也成侍御有詠公孝感詩曰孝道如君千載歸神
人感格自沉輝冬時出笋世間有灶下生魚從古稀
閉戶註經王子讓沿鄉散本尹公幾試看三鳳軒軒
翥瑞氣盈門嘗若霏又詠餠粥活民詩曰何緣白骨
肉重生部屋茅簷知有卿春色非從天上臣歲星獨
向曆間明千家膏露沾雙掌四野慶雲遶五更載米
簷頭体道苦口碑處處作誰聲詠建學東書院設講
席詩曰已成真理學更欲迥群儒道廣朋情篤心虛
已見無芳規尋鹿洞遺跡傲鵝湖恭奉前賢意共將

世教扶學東講堂擬聯曰繼往開來鄒魯淵源今未
墜闢邪崇正閩洛流裔久歸茲勸修學宮孔曰從來
美大之事皆美大之人爲之念仁兄品行超善信而
希聖藉令孟氏在定一美大是許學宮之修事莫美
於茲矣亦莫大於茲矣仁兄不爲倡而誰倡也弟竊
深望焉而未敢發口以工費浩繁議易任難今不惜
千金之捐直范文正後一人吾邑讀書之家感之而
義風不興吝心不破者妄揣之以爲無也尹公含美
詠公格魚詩曰誼格江魚事久傳更聞爨下出鱗鮮

地因至性翻陵谷天憫孤情變陸川作吏問誰先百
行臨文今譜第三篇千秋忠孝推昆季吾道干城有
兩賢噫古今孝子有懿行者未必有經濟有經濟者
未必有理學今孫孝子殆兼之矣吾聞之昔孔子集
群聖之大成朱子集群儒之大成孫孝子非集古今
孝子之大成者歟甚哉孝之大也邑令黃公著孫孝
子格魚傳所繇來矣作孝子傳云只品行感善計而
聖孫孝子格魚傳云齊人魏慈博少學黃甲雲翁來
孫孝子諱三錫字懷萬別號悔庵山東樂安勅封公
也其父勅封澤寰翁於癸酉臘月二十七日終於正
寢其母孺人悲號哀痛隨致篤疾不起孝子侍奉
湯藥晝夜不交睫常焚香祝天求以身代母一日母
思食活魚時嚴冬雨雪冰凍冰合不可得孝子以不
能遂母意悲哀無已露禱於天忽有活魚躍於爨下
鱗色迥異見者驚告孝子孝子持以奉母母見欣慰
篤疾遂瘳母不忍食命置魚盆水中泳躍澆旬水不
復凍母命孝子投魚於河魚浮水面不去孝子復以
不忍食生魚告魚乃逝去母亦自是康健此甲戌臘

月事也一時咸神其事以爲純孝所感格云孝子賢人也當另有列傳行世此特表叙其純孝格魚之一事焉耳

世不惑食命置魚盆水中飛躍於水不樂安令黃生論曰古孝子格魚有臥冰得鯉湧泉躍鯉二事今得孫孝子爨下躍魚一事而三矣孝哉孫先生與古人並不朽也無寧茲魚水族也水之下泉之中魚所在也冰解泉湧魚出於內常也未足奇也至於爨下則火所在也卽燼而爲灰亦土也尅水者也水當之且湮魚何自躍於中乎今孫孝子純孝感格魚躍爨下此千古未有之奇事有非臥冰湧泉二事所得同日而並語者稽孝子爲人在三代以上諸如修學完糧修橋梁道路置義田贍士恤族種種懿行義比古人而於事親爲尤孝若恒視膳問安昏定晨省克盡其禮旣葬廬於墓數易寒暑哀慟如一日其樂義而又純孝如此謂天地間無鬼神則已如有鬼神未有不爲孫孝子呵護者鬼神呵護孫孝子孝子有所惡必爲之去之有所愛必爲之護之有所敬必爲之重之有所思必爲之致之此必然者也孫孝

子之母思活魚時不可得孫孝子致禱活魚躍於爨
下以答孫孝子之誠此自然之應也於爨下何非擇
地而處隨地而出也若曰雖於爨下可也無地不可
以躍魚也孝之至也孫孝子平日爲人可以質鬼神
而純孝又加古孝子古孝子一等所以躍魚爨下視
古孝子爲猶竒一邑有純孝子而不獲表揚於天下
此司風教者之恥一時有竒事而不獲傳聞於後世
此一時司風教者之恥余謬任樂安詎敢溺職而冷
臥冰湧泉二事專美於前乎

論題孫孝子傳後

戒其範論曰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余獨以爲不然
夫今人有不及古人者古人亦有不及今人者常以
孫孝子擬之古人古人有親喪廬墓者矣如孫孝子
九年廬居不入私室十二年淡食茹蔬古人有之乎
古人有臥冰出魚者矣如孫孝子至誠格天神魚躍
出爨下古人有之乎古人有捐粟賑荒者矣如孫孝
子推不置之思捐米數千捐銀數千建橋梁修學宮
設義倉置學田好義樂施如是者歲以爲常古人有

之乎綜孝子之苦心制行真孝真義皆古人所不及
乃孝子德彌盛而志彌虛道日高而心日下常若有
所不敢自居者孝義積行屢經題疏獎勵孝子不
敢以爲名奉出

旨准貢監聽其優選庶幾崇政說書白沙簡討之故事孝

子不敢以爲功孝子真不可及哉至於孝子講學著
書直與其兄給諫公聖學諸疏互相闡發當年黃劉
諸君子手錄口吟至比之二程海內所習聞矣余又
何敢贅焉

不古若哉要亦無與舉之人耳不佞幼讀書史兼覽
山海諸經攷青齊憑負山海臨淄七萬戶魚鹽繁息
人民擊轂摩肩襁帷汗雨東道之雄號稱富衍自平
鼎革後稍被兵燹民甫大寧未獲安堵豈能盡家歌
倉箱而戶誦紅朽耶况兩穗不可再期大有難以必
書則揀荒之舉亦安止全下之善策也故周官有荒
政十二餘三十年之蓄莫不酌豐凶而爲之慮古猶
如此今尤亟焉不佞以蒲樛之林蒞茲東土忝令北
海徵書日下宵旰焦思既無宓賢之德化職卑祿微

謹守冰蘖又難效仲淹之惠貧如前朝守土諸君子
若富弼之仁風胡威之清望陳蕃之端方鎮俗慕古
雖殷薄德滋媿雖然不佞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今遇
先生重立社倉發粟創先效晦庵文公之徽模真千
載懿息庶被縣縣者乎較之范文正公建義倉巨惠
宗氏者利濟更何如耶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先
生有焉詩曰豈弟君子百福攸降先生又有焉宜乎
蘭宮踵武而箕裘奕世矣不佞恨俸薄不能效先生
盛德謹捐貲數石以附驥尾共襄善舉於無疆事關

申勸修學賢言

鮑鳳仞

嘗聞天上無蟄雷則人間無義舉願雷不遇蟄而不
鳴義必因時而後起卽如修舉廢墜雖曰人事然亦
有運會焉運會未至而經之似難與慮始運會已至
而營之似不難於落成不佞叨勸修學宮一疏塵封
之載雖二三同志鼓厲磨鈍迄無有現身說法負鼎
而趨者今封翁孫君則其人也高賢大良聿襄厥事
豈非正其時哉願凡讀報奎壁玉璽者必各發願

先聖之書者共心孫君之心共力孫君之力稱量而施毋

不及量而沮椽筆登名卽圖挈囊頒貯俾堂廡殿陛
指日巍峩碧瓦丹甍立時塗墍工竣告成名鐫碣石
百世而下廟貌常新風流不墜用垂永永豈僅一時
之勝事一邑之偉觀也哉故孫君整輯新帙欲不佞
申引前說勿遂不憚笑我者之目爲馮婦云

重立古社倉法序

而錄之以廣其章志尙

樂安

蓋聞聖賢經濟百世四法行之天下而天下效行之
一國而一國效行之一鄉而一鄉無不效惜乎後人
不克遵奉遺規而良法美意闕焉弗講也豈今之俗
經濟敢申請重立永垂不朽盛事云是爲序

社倉法跋

夫風俗善則社倉興

黃甲雲

樂安

朱子社倉法極善可脩荒後世不能做行故元末明
季一經凶歲便流亡載道人相食不可救盜賊蜂起
國運亦因以促也孫封君諱三錫字懷萬號梅庵者
孝子義士也樂行善事曾捐金一千五百修文廟殿
廡齋堂門閣悉煥然一新並修學東書院修草橋南
北橋數座路七里捐地一千五百畝爲學田贖士又
捐五百畝大地爲義田贖其族人又捐大地五百畝

爲學東書院贍士田延四方賢儔又輸百一十金助
修闕里 聖廟善事不能悉舉值今春旱復慨然有
慕乎社倉之法捐米八百石倣朱子遺意行之由是
樂安一邑貧乏者賴以無虞封君以義捐修文廟兩
院具 題奉 勅 以 旌 其 孝 義 聞 兩 院 行

旨准貢優選將澤及多方今止台又以其孝義聞兩院行
復具 題 奉 勅 以 旌 其 孝 義 聞 兩 院 行

天子方重實行必且大用封君推行此法以今福一邑福
天下雖遇水旱不足以病陶唐有商之世矣抑封君

曾著訓蒙大意註孝經小學近思錄理學諸書行世
爲吾道功臣今復行社倉法以脩荒正德厚生惟封
君有之一脩荒云乎哉 德之泰祿康良效非金買

又獎勵孝義 徵冊黃天野郎金廣置林木此本主

縣令歐陽曰風俗之澆薄皆由民多乖戾間有一二
懿行美德堪爲中流砥柱者而有司不激揚鼓舞何
以爲斯民之模效本縣任後查有明經孫三錫秉性
純孝父沒廬居三載每食必獻不入內室不接外賓
三年一日未嘗見齒母病問安視膳隆冬思食活魚

莫得虔誠禱告忽有神魚躍出甕下母聞命置魚水
中病卽徐愈此本生之孝行也胞兄病卒京邸旅觀
難歸本生變產百金迎輿回殯撫育諸侄不啻己子
此本生之友于也業師劉壯貧無棲身捐金買宅喪
偶捐金擇繼師亡捐金置棺殯葬遺師祖劉煌繼故
又捐金殯送遺母黃氏復捐金預置棺木此本生之
克盡弟子職也縣學博劉之秦病疽身故捐金買棺
贈布以殮仍捐銀十兩扶襯歸里又學博龔懋修丁
母艱千里難回捐金四兩爲棺殮之需復捐銀十兩

爲旅襯之助至重修學宮以祀聖買學田五百畝以
養士建社倉貯米以備賑煮粥救饑義莊贍族凡此
又本生之好義樂施也尚俱湮沒無聞本縣廉訪得
實旌獎門閭表揚臣德而樂民稍知感化風俗丕變

事社倉叙登泰公壽一卷五而以爲

隋鳴鳳壽光

庚子春封翁孫先生徹宋朱文公社倉之法蠲米八
百餘石以時出納貯之義倉爲備荒策夫此法旣立
則先生濟世深心救災善術人皆信之人皆信之而
又何俟余侈稱之且先生生平萬物一體與民同患

殷殷於濟厄急困攷其行事諸如爲糜粥以活饑人
築長堤大橋數里以拯陷溺修學宮立書院以養人
才以至效范文正公之意以恤族尊梓潼帝君之訓
以戒殺固未可悉數必欲社倉一事領先生之德行
事業是猶登泰岱者掬一卷石而以爲山在是觀北
海者取一勺水而以爲海在是也不可以知山海也
卽不可以知先生然則先生之社倉可終不序乎曰
不可蓋不叙社倉則先生生平行事凡如此類者皆
可置之不道而久且泯泯無聞也先生卽不愛名名
卽不足爲先生重人之稱先生者其謂之何然余固
不敢謂先生之德行事業盡於社倉亦豈敢謂先生
之德行事業盡於生平行事之凡如此類爲人所共
聞共觀者乎蓋濟世多術者先生有盡之事愛世無
已者先生難盡之心孔子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
而達人孟子曰善推其所爲先生久以其心紹程朱
而接孔孟矣根心而出相時而施故可見之於一二
天事亦可見之於數十事可行所可爲者爲今日所已
爲之事可留所未可爲者爲異日所必爲之事况先

生以孝行應

泗水四魚皆然其日泗水之魚也

聖天子求異日大行其志則其斟酌古今興利除害以仁民而愛物將有爲里巷之所不能歌而太史之所不能書者余登山而欲極其巔觀海而欲窮其流故不敢以社倉一事頌先生也又不敢以先生一事而不叙社倉也因贅其詞以叙云

重立社倉序

先生平公事之 連應鄭進士

古人經濟天下以實心行實政凡所以爲民之所者靡不區畫周至可大可久是以百姓賴之而享其安

至於不衰令其間少有不懇到不詳悉則雖法良意厚而民不得實其惠故周禮荒政十有二以備不虞備荒有政矣而必十焉有三者蓋愛民之至也宋朱文公社倉法大得荒政之旨其間條貫詳密施於民而民便之當日達之朝爰下其法於諸路幾幾乎天下受其賜於今梅庵孫先生舉行其法而又加詳焉凡本息支收多寡盈縮之制曲盡乎愛利斯人之心務使人實被而永賴之其法以八百石爲始歷數年而粟可益盈支可益廣其息初歲十之三再歲少半

之再歲又半之再歲又半之息累減而本仍日增蓋
廣濟之術如此其周也其例豐歲平收之中歲量收
之稍饑量捐之大饑盡捐之或盡捐其粟以活之蓋
變通之計如此其全也其約不給無行之士及無藉
之徒且大口不得過一石小口不得過五斗便于饑
民而不使奸民得以射爲利益又厚爲之謀而曲爲
之防如此也日夜講求區畫周至一旦而行之以實
心達爲實政居然利溥于民而澤可永久鄭友履詳
玩乃嘆爲經濟如此真所謂切實弘通者也方今

聖天子恩詔內云官吏人等有能出粟活饑民千人以上
者准如 詔乃先生斯舉先之不遠後之奉若實符

聖天子宵旰至意它日良大吏達之安土全不味人
宸聰俾示其法於諸道吾知盜息民安風醇俗美薄
海內外咸頌仁人君子之澤而永享太平之慶者端
在乎此矣豈偶然乎是爲序于文公其去 進士
重立古社倉序 蘇東坡志 劉毅志
嘗觀古今大計有一時之計有百年之計患至而始
爲之備災至而始爲之防此一時之計也患未至而

預爲之備災未至而預爲之防此百年之計也以天
下事爲已任者恒酌常變豐歉而爲大通之計不特
患災之不來恃我有禦患災之策耳然其道莫善于
社倉社倉之法昉自宋之朱子文公其法初行以米
六百石春貸秋歛有濟于民者什之八獲息于民者
什之二歲歲而濟之歲歲而息之逾數載而減所息
入實逾歲歲而多所濟蓋有得于安上全下利人濟物
之要道誠爲通百世而無弊之善政非一時補苴之
緩圖也近今以來不講此法久矣吾邑海庵先生留

心經濟于修學贍士贍族之餘復捐米八百石重立
社倉其命意也美其立法也善其爲民生慮也詳以
悉其豫爲救募計也重以周是豈一時議施議賑煦
煦博父老之譽者乎况今來更濟之計

朝

廷卹赦之條屢下撫循之恩時頒有孚之惠固已大得

乎民矣倘再酌是舉而下之郡國在在沾實行之惠
人人享承賴之休禦災捍患民不溝瘠則所以利濟
蒼生者其功甚溥寧止爲一邑區畫已哉于茲欣聞
朱文公芳楨快睹孫先生義舉援筆而漫爲之序

癸未冬在友懷萬孫翁家見其父子崇重道學終
養至年披一破衲朝夕自給無鹽野蔬飯脫粟而已

人人因喜而贈不啻災其患天不壽壽成身侍御

羨君橋梓能安貧世味漸消道味親經學已窮伊水

秘文名蚤步眉山塵飯蔬自適堪追聖披衲無營免

畏人半百相隨愧不及今來更欲乞餘津

羨良友偶至號懷萬孫其姓也丙戌季冬二十六日

蓬門久不開紫氣忽盈臺倒裳共出望迺是真人哉

手持孔林杖身披老氏萊日擊道已存豈必動願頽

因我長跪請始發大慈哀寥寥一二語勸戒罔不該

言福固有基言禍豈無胎言天未可怨言人亦莫猜

敬靜以聽之堪作五千裁教兒編諸纒勿將此心灰

與予友懷萬食淡自娛者也所貽數味類皆腥血豈

因見我老哉亦曰饒且非此不聊耳我果然乎因

辨習而作歌丙戌季冬二十七日

莫謂肉味可娛老能甘澹泊愈覺好不見西北孫公

和終日食菜養其實我意勉強欲學之無奈近來日

潦倒茹素斷葷無幾時便覺形容已枯稿孫公憐我

素性饑遺以雙鯉復加鮎中有鱒魚最肥美更助濁
膠百倍甜始知口腹爲人害能令廉者亦不廉痛飲
數杯方欲醉兒童勸我且勿睡重進飛鳥走獸肉口
稱皆是孫公饋竊怪品物一何多情味綢繆實難荷
因茲醉飽增感慨把筆放作野人歌歌曰鳥兮鳥兮
莫貪食貪食遂將故巢離魚兮魚兮莫吞鈎吞鈎遂
將汝作羞獸兮獸兮莫浪遊浪遊恐被虞人收老兮
老公莫妄求妄求恐有事臨頭

君行直與古人齊俯視今人雲視泥每吐一言多道
氣堪除世上利場迷

每見君便思齊其如終日在塗泥問君何藥可施
我曉悟迷人使不迷

看君作事真難齊手握靈珠蚤出泥令我苦心強步
武仍然未破一身迷

人又豈能齊不齊

人世遭逢萬不齊或居華屋或居泥擺脫如君方見
悟沉淪似我終然迷

又
心齊何必求跡齊上可干霄下可泥止爲俗情難洗
盡君補大覺我稱迷

又
幸得同君生在齊昔曾一飲醉如泥忽思相伴人何
在不覺悽傷增我迷

又
婁公忍辱千年香今日孫卿復繼芳試望堂前居士
匾令人到處把名揚

又
君家自是福延長事事皆堪對上皇煉性先攻心內
火濟人每減口中糧

又
吾知孫公百不憂積善纍纍心日休手持孝經自作
註端挾易與禮秉周周禮先聖風所宗道學淵源從
此通關闕濂洛衍其傳近得孫公始復延更有兩郎

生絕高文高一代行且賢庭前授受苦相摩朝夕
矻忘却年年歲歲代不同禮樂暫輟于戈重家家
骨肉皆離析孫氏一門特相逢相逢說起非尋常弓
韜刀刃在面旁可危命懸瞬息際夜半忽然現天光
天光一現人駭驚馬上鐵甲群釋兵性命得全數百
口遍野舉額慶更生更生看來豈偶然止因大孝能
格天曾見當年廬墓日祥光瑞氣屢翩翩翩翩瑞氣
滿庭中魚虫鳥獸感非空一時內外爭傳頌寧但再
繼曾閱蹤

車理學孝子孫梅庵先生格魚詩序

曹溶

蓋聞趙衛公微時竭力供母而掃舍獲銀解楚梁母
疾夜禱而神示之丁公藤以愈他若王太保寒月得
鯉支孝子白狸繞旁惟孝格天爰昭物應雖事驚創
睹而理實恒常况重之絕學自命道高濂洛之傳利
濟爲心義重人豪之尙者哉乘州孫梅庵先生踐履
端慈以聖賢大業爲己任每與同邑待御寶慈成先
生及兄給諫松石公湛心理學爲東國儒宗父澤家
翁受長公封以孝祀于鄉松石先生爲名給諫且能

紹聞聖學以詔來今亦配先儒見寬等入十賢祠而
先生諸昆雁序雍睦令子若侄暨諸孫輩並敦儒行
間擢巍科而皆本先生之庭教論者比之陳太丘王
彥方焉澤寰翁捐館丁太夫人悲號哀毀隨致篤疾
不起先生侍湯藥晝夜不交曉嘗焚香祝天願以身
代太夫人偶念活魚時嚴冬沍寒不可得先生號泣
露禱于天忽有巨魚躍爨下鱗色迥別先生驚告太
夫人夫人忻慰且瑞異之疾遂瘳此甲戌嘉平月內
事也先生既獻魚太夫人不忍食命育之釭中方大
雪諸益益水皆凍而魚釭融釋如故太夫人益異之
更命先生投諸河魚浮水顧盼者久之若重違孝子
意者夫魚之爲物微矣始感孝而來爨下繼復游泳
再三而後去是天賜神物以彰先生之孝以視古孝
子獲銀躍魚等事不更爲卓犖哉蓋先生至孝性生
喪居外廬不入私室者九年茹素淡食者十二年青
之都人士暨田夫牧豎皆知傾慕之固不止躍魚一
事以神貺爲奇也先生始下帷醴泉寺爲范文正公
讀書處後肄業大澤山中則呂東萊先生講堂也素

慕兩先生躬行懋學故因地以誌尙友焉先生於書無所不窺而于十三經小學性理通鑑及程朱語錄尤能抉摘么微入其間奧又刻孝經學庸或問及訓蒙等書行世其羽翼垂教之意蓋深遠矣初先生于甲午年捐大地千畝仿范文正公故事置義田以贍寒士及族中子弟凡喪葬婚娶貧無告者皆資之既又念乘州濱海地瘠歲歉寡收于是復捐廩八百餘石仿朱夫子社倉法以行爲之理其耗羨綜其出入俾積久可致數千石而邑民遂永恃以無恐焉人謂先生富而好施故其德之及人者遠且大而不知先生居恒淡泊舉室儉素殆有過於寒士者噫若先生之處心敦行可謂賢矣他如建學宮勸書院繕橋梁治道路敬嫂字姪破券還產爲貧友贖廢業完逋糧種種懿行則又美不勝書也洵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者耶夫以篤行如彼至孝若此是曾閔程朱合爲一人而文正東萊且復再出也于以上感天神蒸召靈異不亦宜乎友人賦詩文以表章其事且問序于余余既夙重給諫公之賢乃不辭而爲之序

子格魚歌爲孝子梅庵孫先生作先生至孝格天魚

出夔昨樂安黃令傳其事辛丑秋讀傳因作歌

載賔以附傳末志懿好也 范光文

我聞孝子供子職往往能與天爲緣至誠可呼鬼神

語咄嗟聲氣通潛淵昔人兩見躍魚事誰與夔昨呈

鱗鮮異哉封公梅庵氏厥考褒孝稱鄉賢以孝世家

開作述梅庵奇格有加焉父存迫没百瘁盡匪母何

恃多迤邐病中思魚時凍雪疇變寒分施筍笠呼天

兩魚那可得捨地徒病不及泉忽爾驚呼竈下養爭

看潑刺如銀旋方嗟求魚等緣木豈其沉窳產蛙然

海現生魚又不忍出陸反使歸深川一時岱東喧異

感格魚乃解格天虔魚得悠然坐若再母樂其樂病

亦痊嗜而不受古廉吏得之不食母仁全得魚縱魚

并奇絕造化巧助令人傳樂冷秉爨欣作傳百行誰

居孫氏先余託譜餘景奇範讀傳不覺捋長篇縱笑

無文巴里句德馨落紙自雲烟益水音聲賦爲五編

乘州孝子孫梅庵先生常侍母太夫人疾時嚴冬

迤寒太夫人憶活魚不可得孝子乃露禱于天

願以身代無何有魚躍爨下鱗色迥別孝子驚
乘告太夫人夫人忻慰且謂竒瑞疾遂瘳爰命畜
無文之缸中方雨雪寒甚諸盆盎水皆凍獨魚缸融
冰釋如故淡旬乃縱之河魚浮水不遽去若重遣
其儔孝子意者噫亦異矣因作詩紀之沈廷勸
青海鍾靈秀朱虛毓大賢孝推東國最事軼古人前
聖善櫻危疾桑甘棹割鮮返寒膚欲烈水澤腹逾堅
問鯉不可得憂心良獨煎號天兼露禱躍爨若衝泉
鱗甲呈身異驚呼盡室傳取方同拾芥羨豈必臨淵

曲突何來此忘筌洵有然自天資異膾感孝得供饌
不意厨生筴真同火內蓮慈顏慶竒瑞起色竟安痊
益未容馨鬣嚴冬恣泳旋中情既怡適復命舍潺湲
始縱若回顧久之更留連重違孝子意益感太君憐
不敢愛登俎寧能遽逝川昔觀躍鯉誌更讀臥冰篇
與此成三絕高風在百年

十格魚操爲悔庵孝子作

曹溶

天方疾威家以抱患念欲漑魚羹居遠河之子一身
孱弱不能遊深淵雖不能垂綸而深淵魚鱗鱗而在

前處突者黑近薪者燃吁嗟魚兮夫孰得而餌之而
以爲朝餐母敬所始卒不忍餐魚再拜賜其報爾今
千萬年對魚神靈若若并其益在水皆實獨容其融
與此魚三鱗高風五百里魚浮水不汙其挺重鱗
幾下鱗翔孝格天一誠洵可達重凶每因封鮓思賢
母嘉匹水魚資永年縱壑幾迴猶顧盼投淵何處更
忘痊遙欽懿行齊曾閱譜入循陔豈隔然命合熱氣
不意風土變異同人因數際感喪音無程可邑矣矣
東海孫孝子軼事信堪傳母病忽思魚層冰凍朔天

丙穴固其腹結網徒臨淵孝子心力竭呼號淚泫然
饔人撥薪火得魚中饋邊阿母病頓已見魚沁轉憐
命子畜之益益水清且漣命子縱之逝入淵猶回旋
孝純天可格事奇人共暄爲子幼而壯不似在膝前
孝衰于妻子甘羶多缺焉譬之輕薄竟得魚而忘筌
有母不能事空讀蓼莪篇魚出丙穴鮑肯鮑史兩於
羅部魚論古重光又見今天矜將母意鈕應斗

鄒魯名巨區聖賢昔所產至孝今更聞懿行登玉簡
卓哉孫梅翁事母世所罕思餽苦層冰神魚躍幾昨

不忍置釜中翻爲縱溪壑揚鬢如欲言啣恩氣磅礴
微物鼓洪波天地亦寥廓慈孝乃並傳格魚詩可作

格魚篇

潘承章

潛鱗躍陸真奇絕孝感淵魚出丙穴疇昔讀史兩得
之猶恐傳疑慎吾說東海孫公命世賢循循三復南
孩篇父兮銜恤母瘼瘁病中思膾求鱗鮮冰堅寒洑
不可得爨下潑潑如游泉庖人擊出笑且舞馳報北
堂疴亦痊母曰不忍命舍之放魚踴躍隨流漸此事
喧傳遍歷下一時鳴邑諸男兒乃知至誠神鬼格今
人不須疑古冊當思人生天地間譬如一身周百麻
一氣一應呼吸通造物于我相咫尺吾聞孫公賢聖
人升落繁華相與真真氣自堪搖五嶽高情豈獨飛
纖鱗君不見鄒生吹律寒谷暖層陽揮戈落日返何
爲乎致疑天人交其視化王何太淺揮青史報其高
帝開來燕武臺中何主魚又聞晉國賦成其怨我泉
躍鯉雖云古重光又見今天矜將母意地獻擊鮮神
陶母封饑節王祥臥冰親賢流奕代美孝德感芳隣
天慈亦將其辭歸帝上天慈亦將其辭歸帝與偕此報

水族亦微耳精誠格上天魚忘厨中膾母幻火池蓮

始舍同春樂尸穰異代傳永言曾氏冊應入孝經賢

顯顯繼云古重次又見今天錄母意余廉徵補

常聞萊蕪范釜中可生魚又聞晉陽趙沉竈鼃蛙居

一爲分過入核事同子虛二爲抵不畔青史傳其奇

未聞在藻鱗忽入孝子廬母疾思小鮮寒沐莫致之

弗垂簷簷卒倚歎等滌沮弗施滅滅眾娠偶來清池

至孝格神天賦此傍薪芻提攜至母前噓啣鼓雙善

母心悅以豫二暨歎然驅嘉恩出望外從缶徒之道

瑯琊王太保衣解獲所需泉漏宅步得純孝有姜詩

兩穴移山廚現異古所希逢人盛傳播用以風天彝

太古驚異異或夾或風或置或益或水中姚文勳

岱宗高宇內神秀鍾青徐先生挹頤範學問典石渠

世澤承家訓作述播今譽伯氏抗忠諫遂爲權相勳

雁行掇巍科和氣溢庭除成梁修且固濟險代乘輿

芹香文館麗滿座盡琴書愚者開茅塞单寒足廩精

盛儀光奎璧握管頌難紆惟是最觀德純心建太虛

嚴冬方露禱聖善病躄躄忽然塵燹下中孚格豚魚

鮮鱗洵可美忱此臥水初承歡堂上愈起坐舊衣裙
不忍登鼎俎舍之河水瀦頃予游陰粟景仰願已舒
日稽闡揚力果齋其有諸愚昔聞萊蕪單表只稟殊
孤介對巖林味泉益致劍刃榮鈔且固哀創英乘輿
蓬蓬爨不蒸潑潑爨不饒遑遑孝子意冷冷嚴冬水
露禱自格天陸地魚乃焚鱗色既非常不待施網罟
太君驚重異危疾頓風興置之盆水中水融冰復澄
神人恒相應豚魚洵可徵致人益壽番保以風天稟
澁滙王太君不瀾變浪雷泉記主表對徐元善

魚游於水水則宜斯魚在在火火則炮斯惟茲崎行
天表之奇異彼王祥異彼姜詩異彼陶侃惟母所怡
在昔割肉可為母醫聖人不道戒于傷彘惟茲孝子
可為我師母誠朱伯愈思魚水錄昔未趨河天詩
命車賤盡哀亦則餘則餘之母式味錄沈閱劬以
孝柔切承歡遊鱗燹下看胡然來丙穴未忍進辛盤
縱水魚知德呼天母竟安從來誌靈蹟此事倍稱難
來樂林天餘素道謝越故計中平豈未褚廷瑄
啓後承先樂賜書閒來風月滿庭除飯疏惟借庚園

菜備物何心丙穴魚河外路高宜臥雪江鄉泉友已
來渠格天純孝誠能動始信中孚道未虛

鍾琦草

我家之宗山之東孝友奕葉爲門風讀書擊劍無足
論事親盡瘁有悔翁悔翁之母方抱病露禱願以捐
微躬無柰母病未卽愈思魚冰縫若未融呼天號泣
坐爨下修鱗忽躍勢甚雄魚生陸地事竒絕豈非至
性天爲通翁母見魚不忍食命畜斯魚池之中傷生
求生非仁者獲魚縱魚德乃崇母慈子孝鍾多異竈
亦因之等華嵩予將述此垂家乘千秋共頌當無窮

鄭爲光

躍鯉嘗疑妄重逢令我驚豈惟寒井見竟自火池生
縱擊昭親惠回天慰子情軒軒方下訊佇矣錫嘉榮

錄學說縣志回天場子計解理之不暗外矣驗嘉隆
縣學嘗錄之重致令外自計與共見實自火出坐

慎微光

樂安縣續志書曰景祐朱熹文思其於強善野未曰景

其訓蒙大意序戲與文思其於強善野未曰景

侍御

易之系曰乾以易則易知坤以簡則易從故觀乎乾
坤則知聖人聖人者取法於乾坤者也觀乎聖人則
知賢人賢人者取法於聖人者也豈天之生是使賢
也聖也末之為暴有斷焉者在華之為鞠有梃焉者
在人之為聖賢也有教焉者在今試語人曰汝今人
也乎哉周孔也程朱也則色然而喜又語人曰汝人
也乎哉惡來也盜跖也則色然而怒錄是觀之人暴

聖矣人慕賢矣通古今編宇宙皆可聖矣皆可賢矣
何千里而比肩者未賢百世而若接踵者六聖殆終
道學弗明立教者惑於蹊徑之多曲示之以煩且難
故也煩則令人厭厭斯怠難則令人畏畏斯沮學不
明則吾執吾說以爲正彼亦執彼說以爲正將奚從
而繇諸法言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繇諸川雖曲而
通諸海則繇諸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繇諸道舜文周
孔者爲正道不適舜文周孔者爲他道欲求道於舜
文周孔經書已足欲求舜文周孔於經書程朱已足
之天下使後之學者讀小學而併讀是書不苦於入
聖無門矣卽未讀小學而專讀是書亦不苦於入聖
無門矣所謂易知者有焉易從者有焉此孫君之意
歟尤余欲孫君廣其傳之意歟

或問序澤未瑋賦讀不夫會未子成勇

侍御

余友懷萬潛心理學三十餘季輯有講蒙大意讀書
日記既行之矣復將或問是梓托余舅任君訪余於
岩余謂之曰今學士家走僂趨捷註且廢矣其誰取
或問而玩諸任君曰惟未讀或問遂將註廢聞之先

儒或問一書朱文公集註竣復詳論其取舍之所以
然而成之也不讀則昧其取舍之所以然昧其取舍
之所以然則不自其苦心漫以爲是訓詁之學也已
耳夫註也豈訓詁兩言盡乎六經之精華四書揭焉
四書之精華朱註揭焉不先會朱子之意欲以會孔
曾思孟之意而上接於古聖也無路其勸讀或問所
以勸讀朱註所以使人會朱子之意因以會孔曾思
孟之意而上接於古聖以漸入於聖賢之室者也余
曰信矣但學士家藉茲爲榮祿梯耳一微榮祿弁髦
視矣且日入聖耶入賢耶亦迂哉在君曰世人目之
爲迂也吾無駭子也亦目以爲迂耶吾駭矣懷萬束
髮與子交垂三十餘季矣子兩人自以爲莫逆固也
吾耳目子兩人也熟微窺其莫逆中間有逆於子焉
子不謂迂卽於子莫逆而有逆於世焉群目爲迂子
又不謂迂今或問之刻獨以爲迂可駭也憶昔業舉
嘗子才之且避之謂甲乙之伍可曲肱而列時以新
巧豔麗之文耀之弗矜也乃棄新取古棄巧取拙棄
豔取淡棄麗取朴微窺其於子逆者此一方斯時群

以爲迂子不曰迂講意紛出百其家也百其說闕然
奉之如著蔡然彼獨奮而排之以蒙引存疑淺說號
召吾里謂是三書也大全之翼衛也方斯時或以爲
迂子不曰迂吾里近號知學知講孝經者幾家也習
小學者幾家也沉潛於性理繼薛王諸大儒之衣鉢
者又幾家也彼獨日講習焉沉潛焉思繼其衣鉢焉
方斯時或以爲迂子不曰迂生有禮冠婚爲大死有
禮喪祭爲大循古苦繁循今苦畧獨裁獨酌不令不
古繁推故公是遵是依以至應物度務食息語默罔
不稟式於道受繩於薛若孔曾前指而思孟爲之後
糾也或以爲迂子不曰迂今或問文刻要以使人尊
尊所以尊孔曾思孟而上接於古聖借榮祿之
梯入於聖賢之室兩成之也非兩妨之也子也反以
爲迂耶吾賦矣余笑曰信如所言請告懷萬梓而行
之則與蘇洵陳亮並其說以坐坐於古壇視以本
吾義渡修橋路勸語序 肅文與昧天 成勇 待 德
吾每誦淵明詩至結髮念善事俛俛六九年未嘗不
掩卷而思曰若此乎古之人無一日而忘善夫以淵

明之清高纖無所繫於世而獨於善也不忘今之人
 於世一無所忘吾意其孳孳於善也倍古而反若志
 焉何哉豈古今之人不相及與抑天之生有厚薄於
 其際與總此氣此理耳其所以生生於古即所以生
 生於今古非有厚而今非有薄也人又孰甘自處於
 薄而讓古於厚也安在其不相及也果以為不相及
 吾友悔庵孫君獨非今之人與閱其義航初記修橋
 勸語敢以今人目乎動一念而念善有異於古人之
 念與舉一事而事善有異於古人之事與自結髮以

迄今年過六九矣其僂僂而不倦也有異於古人之
 僂僂與念無異於古也事無異於古也僂僂而不倦
 亦無異於古也敢以今人目乎指渡以為言指橋以
 為言固未足盡其善藉義渡以勸人之嚮義藉修橋
 以勸人之修德孫君又豈自謂有盡哉吾見其於善
 也念也無已事也無已僂僂於年也亦無已矣
 辭重刻近思錄紀事語思錄二書給諫孫三傑不持
 余生七歲出就外傳授章句如嚼蠟然十五六從性
 理大全中睹所為讀書之法為學之方心隱隱動私

計讀書祇以博功名取富貴恐聖賢成已成物之學
似不如是及讀朱子所稱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
精微近思錄詳之數語思獲二書形之夢寐已未計
備人春明於書肆得小學善本朝夕習誦紙敝墨淪
不忍什手惟近思錄物色之幾二十年未得也丙子
冬乃得之朱勉齋年友以示家季而季亦有兄心督
諸子姪各自抄錄丁丑余携原本抵長安以伴客窓
飢讀之則甘如蔗境寒讀之則暖如挾纊暑讀之則
涼若濯風倦讀之則神清氣爽而魔軍退聽矣一日
金水部伯玉徒步過訪見之喜曰是吾案頭物也日
來正欲得而讀之遂持去余乃知勉齋一片有心人
亟欲廣吾道之傳輒不遠燕齊之路遣僮足往返二
千里轉索之以應余求也是書也伯玉得之如逢故
人余失之如別良友安知天下無同余兩人之好者
謀之伯玉重梓之以公諸人人嗟乎道不遠人思則
得之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
與余亦曰人而不讀小學近思錄其猶正墻面而立
也與朱子節要仍別附之以見高忠憲公表章正學

之意

跋孫給諫近思錄序後

進士

邑誌鐫竣余始自長安歸見藝文志中積續連篇半是風雲月露之句而給諫公之著述無一與選者余乃伏几而嘆曰邑誌所以紀前徽程後述也錄一行焉必求其近於聖錄一言焉必求其合於經者以給諫公之著述而不傳將離經叛聖者傳耶夫給諫公之著述大率皆同先君子與其弟晦庵講學明道之言也此而不傳吾知後之人必將曰其也以離經叛

聖之文而獲傳其也以講學明道之言而不獲傳是世人重離經叛聖之文乃更甚於講學明道者矣吾知後之人必將尤而效之不務爲講學明道之言而自從事於離經叛聖以自矜爲風雲月露之奇其爲禍豈可勝道哉余之亟取近思錄序而梓之也雖曰吉光片羽亦聊以云救也

其世臨同出曰學書去處

日孫孝子海庵重刻同善會序莫大孫三傑

兵科給事中

子輿氏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他日贊舜又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三覆於斯不能

無恍然也人無定聖在利則賤善則舜心有何分別
獨則利同則善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同故也
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同故也曰仁
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明其所謂同也曰學者先須
識仁求其所謂同也千古聖賢只是有善無惡千古
善事只是一道同風善哉乎錢啓新先生同善會所
由起高景逸先生及陳幾亭所爲惓惓發明力行不
怠者與夫人見利不輕則其向善必不勇鄒南臯先
生之言曰聖賢別無學問輕得錢財便是聖賢有哉

言乎如此潛心體認其於向善之路思過半矣吾家
季弟懷萬夙具善根心輕阿堵余乙丑通籍耻有介
弟名徒步負笈入大澤下帷攻苦學殖而家落弗計
也辛未得小學善本於對尋李氏誦習不倦千里遺
書於余謂小學洵做人榜樣作聖根本有世道人心
之責者宜亟爲表章及覩近思錄一書則手自抄錄
從吏余重爲梓行公諸人人其與人爲善之心益無
觸不動無動不誠有如此者癸酉先君見背三載廬
居未嘗見齒神魚出於爨下人以爲純孝之應家季

議追還使人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使
吾修政事之外子無一毫可恃以爲遷延中已之資
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其甫登在版謀國大略已
如此迂耶不迂耶惜有宋南渡後先秉軸者咸昧於
斯義一隅偏安終不復振則秦檜王淮韓侂胄史彌
遠史嵩之賈似道輩之過而非講正心誠意者之過
也節要一書總仿近思錄闡道牖人功與周程張朱
等其於封事特取修攘在先定計定計在罷和議三
語俯仰今古嚴辨朱子當年深憂遠慮非高忠憲

公莫與識矣後之人惡聞理學因薄其經濟謂講正
心誠意者有體無用余心痛之乃因重刻是編聊爲
表章以見朱子之非迂與尊者之並非迂也

陳孫孝子刻書序武思毅中故以創成其範

進士

憶昔巴邛之歲先侍御與黃石齋同以諫武陵奪情
逮靜坐無事惟日讀易象與春秋時給諫孫公亦宦
游長安一日石齋詢余曰松石邛中所讀何書余以
近思錄對石齋曰與余兩人所讀同余曰先生所讀
者易象家大人所讀者春秋其與近思錄也何云同

石齋曰汝未之思耳易象六十四卦無非教人過欲存理修吉悖凶之旨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不惟可該艮卦直可該全易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冠以春王正月已儼然示人以尊王之思其間亂賊必刑僭竊必戒取義摘辭俱從人念慮萌動處着眼誅心之法孰有嚴於此者且近思錄中始以陰陽動靜之幾非其深於說易象乎反覆於善惡邪正之辨非其深於說春秋乎何弗云同因向先侍御曰吾不意與余兩人同志者劉念臺倪鴻寶諸君子外乃更有松石先侍御曰微獨松石松石之弟有梅庵者其潛心理學類松石而苦志孝行殆又過之石齋於是穆然思聳然起且我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假年學易韋編三絕孝經一書原與易象春秋相表裏人能苦志孝行則有吉無凶易象可不占有君子無小人春秋可不作是悔庵與余兩人所讀又同先侍御曰吾於此又有進矣近思錄者欲人之無越思也孝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敢有越思乎孝經近思錄分而讀之可合而讀之亦可矣亟命余兄弟志其事噫已邇距今

二十餘年余兄弟蓋未嘗一息忘也今梅庵先生欲
取孝經近思錄諸書梓之壹似重有感者余因嘆先
生之理學視昔而益精先生之孝義視昔而益著先
生之積慮操心視昔而益苦假令先侍御與石齋而
在其爲欣賞爲表揚當必有視昔而益深者宜乎先
生之重有感也是爲序

然重立古社倉小引卷之二成其謙拔貢

天地之養人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
短無以貌妍而哺多無以形媼而哺寡父母之養子

也善祈養於天親而道蹙相望聽之人谷推掇獻聽

之子則里閭之委積未復也里閭之委積未復則常

平之建蔡癸輔之常滿之作劉般沮之王流爲伯伯

流爲私雖長孫之執帳簡校行於開皇戴胄之計田

出粟善於貞觀無非富上而貧下也富上貧下是謂

名存名實借修惟朱子社倉一瀆社倉之說一議於

周忱再議於林俊三四議於王廷相靳學顏習議之

而不克舉舉之而不克盡予家值鼎革嘗入山讀史

至孝宗八年下社倉瀆於諸路執以問先侍御先侍

御艷然作色曰吾方憂社稷何暇及社倉必欲知社倉則有老友孫君在厥後十餘年先待御陟天君果以社倉瀆命予序予杓人也無位以拯人詎無聚祿以望人腹將爲暖姝則恥一言以爲足將爲卷婁則舉童土得來澤又非鄙賤所敢慕予杓人也何能爲序屈歲餘君復命予卽不能序以言猶能序以書齊書曰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立書院德分也立社倉財分也請以是爲序

雪中人記天孫而後燕林空蝸廬子先生筆

偕我隱者張君貴吾也慷慨忠直有不可一世槩且言事多奇中余仕宦時嘗依依從我遊卽患難亦未始離去今又偕我隱棲雲龕臥石榻飲泉露粲松花坦然自適其人誠賢者也然其人好言仙每從予讀七真人傳必曰此數人者吾其庶幾遇之予笑曰其人已往安得復生而張君終不之信猶數數言有仙人直笑而不答一日寒風冽冽雪滿空谷獲子牧童遠絕洞口余與張君携杖閒步行不數武遙望荒草叢棘中塊然一物徐而察之則人也僵臥雪中余兩

人交手扶之彼乃開目熟視曰公來何遲耶予候公
良久倦甚而寐適栩栩然夢也已因與予依樹下對
談移時欲授予以導引法予辭之詢其由來則曰原
屬肅宗朝長安小吏耳某公臨刑時適過其旁心竊
痛楚不自得遂逃入此山中以辟世也問其姓名嗒
然無以應其人魁梧奇偉身六尺鬚長可尺許眉亦
近寸其氣冲如也大類夫有道者但其言沈左諸公
俱在上帝左右陳予生平甚悉且言予於某年月日
當化去則幻妄不足信矣時張君在側曰是真所謂

仙者也予言中矣公不可以不爲之記予曰安得有
仙要亦古之隱君子而長年者歟其姓名不傳姑傳
之以雪中仙人爲號而姓與名自也予亦因立其
對重修城隍廟記也又神菴添夫坐之樓是也隍廟
谷邑之災祥禍福而聽命於神神之治邑與令等惟
邑人亦將以奉令者奉神乎邑之人疑弗決也且而
禱於神曰惟神也斷家甫輯寧也且而禱於神曰惟
神也祐原涉怙勢陽鱗獻媚崇弟蔣弟之不籍悍於
裏而弗克堪也且而禱於神曰惟神也鑒蓋數百年

於茲矣噫神之庇邑若是其渥也人之報之若之何其溥也向者顧其堂類如顧其廡祀如顧其閭與室侈剝而不治弗勤垣墉而何有於塗墍艾夫豈不知廟貌之不肅而邑弗遑寧處也其無乃人憚輸幣暴露以重敝邑之罪將邑之福小奪於水旱災祲之數慳慳者時詘爲籍也乃悔菴孫先生之勸是役則有辭矣曰神實庇我而我慢神自庇乎祁庭五吏猶用鮑毅圖像點琳壇宇廂缺其奚以貺我神明矧邑父母飲水懸魚直不欲卜事獲戾於茲土者有如此神

神之前弗克揭虔妥靈其奚以答我父母於是捐貲捐義進而謀諸士大夫暨諸耆艾僉曰俞爰擇吉辰庇材鳩工由寢而殿由廈而門若庫若司若堵若東西兩序庠者起陋者華瞻厥儀像煥若瑟若哉菴始事於丁未之季春至戊申孟夏而告成焉成之日悔菴先生命予爲之記予曰昔也耿耿社我而人不知報今也人知所報神豈能怒然於茲邑也且先待御清忠大節彪炳天衢赫赫厥靈安知不日與神往來其間而相與共護此一方民乎則爲之三浴三薰而

祝曰繼自今奕或守虛惟神消之山陰龍關惟神禳
之墳延者六施陝之芳七施志剽不日下乃以澤惟
神奠之又祝曰其或瓊洛之未既天札疢厲之未息
輕悍豪蠹之華而朱盡華心神之威德其必有以處
此矣又從而祝曰秉志端潔堅苦制行蔽時忱丕則
夫古忠臣孝子仁人義士之用心者昔厥後以示勸
若夫退不舍端修不息版業精於勤文奇於思惟神
啓之翼之俾標名於莖榜而瓊管流馨亦所以福善
報祝覃梅菴先生曰是余心也是邑人之心也因而

鐫諸砥

石以爲勸

此意而著

孫孝子刻羅念菴孝經宗青序

曩者先侍御與黃石齋同諫奪情也蓋日躋孝經而

解之云先侍御每出一解石齋必稱快石齋出二解

先侍御亦必稱快閱月而帖成錄而寄之金伯玉諸

君子諸君子之稱快也如響又錄而寄之梅菴先生

先生之稱快也如響微獨伯玉梅菴也即廣而寄諸

海內之忠臣孝子耆老兒童殆無人而不稱快焉夫

後人之解經史多矣經史諸解之傳於世亦多矣有稱快者卽有不盡稱快者何獨至於孝經解則先侍御之與石齋其交稱快也若然伯玉悔菴之共稱快也若然海內之忠臣孝子耆老兒童其無不稱快也又若然則孝豈非人性之所同然歟孝爲人性所同然而人徃徃自失其所同則將何以治之曰仍治之以孝經而已仍治之以註孝經者而已羅念菴識此意而著孝經宗旨於數世之前孫先生識此意而鐫孝經宗旨於數世之後其於先侍御與石齋稱快之心無亦有同然者乎自此以徃天下有讀孝經而不稱快者乎天下有讀孝經宗旨而不稱快者乎乃大讀之而稱快者獨至余讀之而又不勝痛也憶昔悔菴鐫孝經於金陵也先侍御隱居蠡廬足跡不履戶外猶手授一編於小子曰此書不可一日不讀讀此書當求孔子所以作孝經之心當求悔菴所以鐫孝經之心曾幾何時而先侍御棄予矣今悔菴鐫孝經宗旨於樂邑也使先侍御而在必將手授一編於小子曰此書不可一日不讀讀此書當求念菴所以

著孝經宗旨之心當求梅菴所以鑄孝經宗旨之心
曾經何時而先侍御棄予已十餘年矣此予所以隱
痛而不能自己也余痛之恐梅菴先生聞之亦必有
念先侍御之遺行綴音而惻然痛者今日之鑄孝經
註也正所以見思先侍御之意也梅菴先生痛之恐
海內之忠臣孝子耆老兒童聞先侍御之遺行綴音
并聞梅菴念先侍御之遺行綴音而相與慨慕無已
者則其不得已以其身親炙者乎則痛者乎噫先侍
御之與石齋解孝經而稱快者有同心孫先生之鑄

孝經宗旨而抱痛於先侍御者又有同心是心也何
心也曰仁心也由孝而推者也是即孔子作孝經之
心也是即念菴著孝經宗旨之心是即孫先生鑄孝
經宗旨之心也是又即先侍御與石齋解孝經之心
也此其心吾願與天下後世共存之非自善公天賦
喜悲相與天之樂也邑後學成其範薰沐拜撰
重刻哀了凡先生勸善編序與天之劍則庶幾
天罔未嘗有意爲報也天未嘗有意爲報則所謂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孰降之乎自我自作

之而我自降之天亦第如我心已耳黃石齋曰天下人以氣相取也氣之所不取如木與石然猶各以其響應而况人之有身一呼吸卽與天之陰陽相通一喜怒卽與天之慘舒相準一起居一飲食一存想動作無不與天之消息盈虛相參則是我有善念天必爲之鑒我有惡念天必爲之譴非有意爲報也而自無不報也蓋人在天中天在心中事天者事心而已矣修福者修心而已矣事心則天無不格修心則福無不來亦各從其類耳嘗試徵之往古于公陰陽高

駟馬之門太丘積行占德月之聚不大爲古今之所嘆慕乎然猶曰遠代也請試徵之近世如全椒吳氏如桐城方氏疇若德而不昭然猶曰遠方也請再徵之近地如淄川高氏如臨朐馮氏如安丘曹氏如日照丁氏疇若淑而不昌報應之說何歷歷不爽耶雖然爲善而獲善報善固不可不爲爲善而不卽獲善報善尤不可不爲勸善而必以報應爲言則其勸善也淺是以三代上之聖賢多言理而不言數勸善而不以報應爲言則又未必必切而足以發人之深省

是以三代下之聖賢兼言數而實所以言理遠了凡
勸善編專言報應之書也。惺菴先生取而梓之亦將
以勸善也或者曰善貴修之於已不必勸之於人修
之於已而人將自勸今孫先生幼而希賢長而樂道
勤修力行晚年深造又其大者廬居九載茹澹十年
建倉修學孝義格天其自治也可爲至矣遠師濂洛
近法成黃黃也註經而解頤成也立雪而不倦其就
正有道可爲誠矣人之聞之必將自勸何又亟亟梓
之以勸世爲余曰不然嘗得之先侍御矣先侍御隱
居崑崙萬念俱靜猶日錄勸善編以示人曰以我爲
善不若與人爲善之大也以我爲善善僅及於一身
善僅及於一家與人爲善乃可及於國與天下孫先
生之梓此書也誠欲人在家則奉行此書於家在國
則奉行此書於國與天下亦猶是先侍御之心歟噫
賢者不言報應亦樂爲善不肖者明知報應猶敢爲
惡世之幸而得志終身逸樂不知修行而其子孫遂
以不振天之所報所在皆是也可不爲寒心哉

以不辨天之恩辭河在昔長也何不識樂以始
與母之幸而得志終良變樂不味妙汗而其子孫
賢者不言辨類亦樂為善不肖者則味辨類而為
限奉行此書於國與天下亦餘是矣於此之少類
坐之林此書以婦人并奉限奉此書於國與天下
善道又於一宗與人為善以何又於國與天下亦
善不與與人為善之大也非為善善道又於一良
以與國與天下亦餘是矣於此之少類

樂安縣續志

李列女傳田凡夫公無子中志正十餘年卒百回

讀詩至栢舟愴感金石有恫乎其言之也乘俗敦節
烈重內儀數十年來貞淑聞秀秉節矢義焜耀笄珈
亦既錚錚乎壯哉固天性使然移風正俗賢牧長之
功顧不偉歟

蔡氏儒醫蔡體要女也許字蔣奇鍾男珣甫納聘

而蔣已疾寢不起矣夫家議迎婚父欲俟其少愈氏
日業受聘奈何以疾難之竟歸之已而蔣故猶處于

爾屏居一樓雖至戚莫得見其面茹苦四十餘年撫
繼嗣子蔣應逢得成立後城廂投井死以節終愈知
縣喬尚質申請各上臺優恤按院陳賜為節孝兩
全

王鑑妻劉氏夫亡守志子復天紡績養姑不出門
戶四十年

崔紹亮妻賈氏夫亡守孤孤死苦守終身乘府志
李脩身妻田氏夫亡無子守志五十餘年卒有司屢

獎 府志

陳偉妻周氏夫亡貧苦守孤傲屋以居子萬年入邑
庠有司屢獎府志

尚義妻房氏夫亡守孤因斷酒肉子光輝入庠始一
舉爵後復不御年六十餘卒雖里婦不覩其面

孫浩然妻武氏夫亡守孤有司表其門
李棟妻張氏子李智妻孫氏棟卒張守孤智成立

娶孫氏僅四年智死子含金方五月與孤共育之已
而含金復夭孫事老孤送終以禮後年七十歲卒

有司表其門

王氏邑人彥春女也年十七適劉之偉之偉貧力學
氏勤紡績佐之未既劉死氏哀痛備至其姑老病笑
困靡所依氏泣日未亾人不敢以死遺堂上憂誓矢
節終霜砧夜扞姑婦相弔二十年如一日焉後氏亦
病且死跪辭孤日後死者得相從地下無所恨但不
及事姑天年爲罪戾耳言訖而絕誠不昧其面
劉氏生員李如常繼妻會兵變執者迫之行數從馬
上投地不屈死鋒刃中

王氏儒童徐濟妻夫亾時年二十四歲既含殮乃于

柩側飲藥死與濟合葬焉邑士民俱以烈申請會兵
火竟寢

王氏邑人守教女歸廩生劉之汶脩婦道以靜敏聞
後之汶病及氏年二十三歲絕粒三日欲殉焉時姑
年七十老矣勸之食乃勉爲宗祧計撫繼嗣獲成
立雋泮宮事姑備極色養後守教死奔馳三百里
赴喪所積痛得病物一時稱孝節云邑令章公志
尚具狀申各臺旌恤
馬氏邑諸生馬九女適壽光隋藏脩隋衣冠族業

儒以勤瘁病死氏年十九號泣不食欲相從地下家人覺之得不死其姑及母咸勸之氏佯謝曰姑在余不敢死居數日防少踈氏夜潛以帶自經于夫柩側兩縣士民爭止其事會壽光王令没于官事寢惜哉上十次失傳之食以成爲宗厥有無歸國之妻也
宋藻妻蘇氏年三十歲夫亡無子守節養姑誦勤紡績操作未嘗缺其肯之奉五十年中人無間言邑令糜公表其門曰節孝學博孔公表其門曰守節奉姑年七十以壽終代合表無可上凡心以感聖訓會元

畢昭顯妻蔣氏諸生奇琮女也年二十夫亡無子矢志堅貞事公姑以孝聞持齋潔肉言不踰于閭三十餘年以節死兵火中皇朝土湖西縣其縣在表曰貞

李氏賈福情妻年十九歲喪夫撫遺腹子得成立潔貞自守治家勤敏至七十五歲以節終本府知府旌其門曰節嫺栢舟二十夫歿誓守志節禮部天志曰

宋氏蔣其銖妻青年夫亡翁姑逼之嫁剪髮斷指誓不欲生以節終有司上申蒙按院題請奉旨建坊獎語截指以生節操同金石並礪剪髮誓死孤貞與

且月爭光
趙俊之妻成氏二十歲寡居剪髮自誓撫遺孤事
姑以孝聞壽至七十而終鄉人至今嘆其苦節
宋門妻小氏年二十夫歿誓守苦節斷指矢志邑
令孟公旌焉
王家桂妻李氏及笄夫亡苦節五十餘年鄉里旌舉
劉氏貢生李含章副室值土賊死難甚烈
思恩府經歷李貴和妻連氏鎮南知州守度妹也事
翁姑以孝聞貴和歿南服氏年甫二十餘苦操四十

餘年一孤咸成立 清初卒巡方吳公額其門栢舟
遺範學使者房額其門曰貞節 妾李氏隨夫廣西
夫切扶柩至家艱苦百狀守節病終亦家旌表曰貞
操凜霜 黃鳳鳴妻邢氏夫就繫斃氏憤投繯以殉雙柩赴葬
邑人往哭爲之罷市 張雲鳳妻李氏苦節 馬氏生員司維新妻遇兵亂被擒罵不絕口遂支解
有司上聞陳按臺旌獎烈節可風

孫氏趙延年妻夫故遺六十歲之姑九十歲之祖姑
奉養無缺長子六歲次子二歲撫育成立茹藥苦節
婦道所難有司舉其事

論曰女醮于家士并于國無成有終貞一之道也女
不得已而為忠不為良或自引一時或茹水浴後以
報地下則天闕而人補之均于爭光日月無可軒輊
者矣嗟乎人死則朽蘭死則芳蘭豈以入而芳哉貞

樂安縣續志

武胄
乘人以歐兒遺範習盤孟鮮由地平衣短後顯自孫
副將軍暢符畧勒部曲用積伐至與大帥出入垣隘

清朝授武科者相望兎豈之選豈不以人倡云

孫弘謨字仰欽給諫三傑從侄也少沉毅以武畧事

趙中丞幕府破嶧滕妖寇戰礦山擒渠首王如綸好
賢事平授守備河間用積功至萊州副總兵所至繕

器飭伍買馬能節省多金最後屯濟北田有效晚年
杜門絕囂雅善臨池其子清用家學舉進士破餘
武進士
壬辰科郭捍宸江南六安衛守備加授都司

癸酉科孫苞副總兵弘謨子對至與大帳出入國
清朝

辛卯科司鏞 王 瑤 庚子科齊恒福

丙午科齊恒祿

樂安縣續志

乘自愚谷後競尚騷雅詩賦好學深思以自見於後
或困於下位或羈於他方汲古函發西覆不少暇焉
其所著誤類往往見於諸家選矣孔子曰言之不文
行之不遠乘人士其蚤見於茲乎

蔣奇鏞字乘埜御史賜孫也少穎秀好詞賦萬曆已
卯舉孝廉第二馮宗伯公與之交明末感時事日非
輒不上公車家居著書自娛五十年不卒廣通有司

詩清潤善楷草書爲世所推重詩餘摹少游稼軒入
微輯邑志行世年九十無病而終時有張君孔教四
維皆諸生攻制義旁及詩騷端器識同蔣孝廉修邑
志孝廉侄蔣璵蔣奎文學懿行彬雅一時

徐振芳字大拙負天穎豐頤美鬚髯岸立多大節讀
書目十行下攻古文詞賦尤精于詩嘗題句龍山驛
舍兵使者吳公廷簡見嘆賞以爲古人吳公東行部
般陽與孫太史論次風騷輒誦大拙詩不置適大拙
客太史所吳公揭扉入指大拙呼命酒訂交結昆弟

盟而去後大拙携家客泚水吳楚名彥爭執贄帛問
業無虛日南中諸節使各津遣迎大拙得片詞爲重
大拙旣無所遇於時乃游吳越溯大江陟匡廬渡彭
蠡過武昌一一皆發之詩比倦遊而大拙老矣習靜
業一室晏然以終豫章孝廉伍達行語人曰徐夫子
詩大似天池當天啓丁卯闈策云禁中安得有頗牧
至司僅置副車時人比之劉蕡所著有雪鴻三素諸
詩集行世

張所好字從吾號瞿堂明經三鳳子也三鳳能詩善

篆隸公以其家學淹博自負悉讓產諸兄弟而敝廬
風雨燈火熒熒讀書聲弗輟也已卯售賢書王考吳
公貞啓得公律曆策大駭曰馮北海後無此作矣用
程山左士公文顛劉原父更饒風韻元慨死兵火中
稿盡焚無存焉

羅養心字惺涵貧力學諸生有聲已卯舉孝廉歷十
年未嘗結一菲鬻一啣巷居蔬食泊焉自好嗜河東
白沙諸書不事表襮著作多弗存稿別號峴山
李廷栢者字冲雲諸生時學使者檄之講業歷山書

院性樸誠尚孝友幾入額竟厄于數鄉里共矜式云
連守章字敷所知州守廖從弟也少孝謹好學教授
邑子弟如鄭孝廉輩多名公未嘗一詣其門曰吾
豈因人熱者著述至老不輟

論曰錢宗伯牧齋吳學憲行若世所宗大文君子也
牧齋選大拙晉宮詞諸詩行若用瞿堂律曆策程多
士稱其風流宕蕩學識博綜江以左所遜美也豈盡
謾語耶蔣孝廉奇錡張博士孔教四維纂已乘垂來
茲其功均不可沒羅公養心李君廷栢連君守章醇

經術斌矣士業賴以不墮
 鬻請雅萃萃乘奇險
 士識其風氣守其學
 郊齋數大此晉宮
 節曰幾宗節好齋吳學
 豈因人熱香善並至
 豈因人熱香善並至

馬千乘吸噴筆飛筆
 數中章字連泚快
 潤外對炳尚表文
 只引千選泚里共
 谷公未嘗一前其門曰吾

樂安縣續志榮發講堂於公

臨孫封翁建置紀事
 於公三錫字懷萬號梅庵
 立慕古聖賢不為章句
 宮荒圯自明倫堂東西
 性繕修朔建尊經閣周
 更獨費築學東齋堂百
 施膏田千畝贍弟子員
 斛乙巳歲大歉出米千
 石脩賑草橋直小濟下

潑橫漲旅者病涉公自建長堤十餘里亘水橋斗門
疏濬蓄始安流矣居父母喪廬居齋素前後九年設
義田給宗族信友施衆飯心濂洛深契宗要訓于弘
甦輩以文行著姓令麻城有廉幹稱邑人建德政碑
論曰余數行郡邑見學官多矣無如吾邑最語曰百
王居肆以成其事綜公意欲乘人經術競奮以聲稱
於後世如歐兒西京時作人之化不基弘哉世俗徒
謂公恍惚善施子猶貌之乎公也過義社矚長塘吉
樂門之祝乘桑楚焉滋於公

樂安縣續志

蕭潘臣傳

人父子妻孥甚多鄉里以貧
扶元化飭人紀忠孝歸焉寥寥今古難其匹語曰爲
臣不易又曰五十而慕僅於大衆公見之矣夏哉絕
德之續作潘臣傳
李中行字與之號二水諸生時鼎落有經畫天下志
癸卯售賢書庚戌舉進士官大理評事挺擊案與王
之案議合出知鎮江掄巨姦姜之苞建義倉築普濟
橋利民涉捐永生洲江田稅除監冗例鎮江人爲立

長生留韻兩祠晉陝西副使被徇賊歸德堡旋忤瑄
歸里崇禎初起貴州提學副使晉左叅政轄通省糧
儲值討安氏監五省軍安位就撫貴陽貴陽人恨之
大譟殺漢把左之賓七人督臣朱爕元厭胡朝棟以
償事少定御史蘇故崔魏黨陰受安氏賂欲窮治其
事昇公與按察蕭公象烈總理張公允登兵備林公
翔鳳會鞠公抗聲曰賧申苦安氏八歲矣掘墳墓焚
廬舍係繫僇辱人父子妻孥曷限也積怒深怒所以
有四月十日事撫軍已誅朝棟等獄不可以已乎遂
具案白繫者白瑄等無罪御史與甚公以終養歸里
鎮遠拜疏劾御史黨酋激變下部院勘治劉忠端公
宗周特疏云御史受安氏金興大獄丁艱新按臣張
鑛已在境猶緋衣至省試無臣子禮請下司寇正其
辜於是僉都高公弘圖蜀按馬公如蛟滇按趙公洪
範交論御史御史黜免公天性孝太恭人歿廬墓三
年所中丞直指交薦之公不補丙子亢旱公陳言數
烏程罪中外震動卒年五十九公博綜古今力學善
著述詩賦大家有澠溪集賧中諸既行世門下知名

士如潘君一柱君明弼徐君振興皆文名馳海內
居鄉善施賙急解厄築草橋鎮石橋三鍾大司空碑
記之庚辰歲凶公施粟二千石綿絮數百人貴州名
宦祠邑鄉賢曠地隳於公天葬太恭人歿墓三
論曰曹大司空公琬曰吾朝嘗時見李太叅劾蘇御
史疏壯哉其言之也黔中人千百纍纍陳大叅公爭
是非水西案奚啻愆夜郎而椎銅鼓恐陽城裂麻時
無茲義舉爾廬太恭人原繞墓長號慙慙孺子戀也
可不謂植於所性哉劉公宗周曰閱李太叅黔中疏
丙子昌言斥烏程橫負國狀豈僅及內史忤發蒙振
落已哉至今猶爲擊節

崇門迺至今誠爲禮道

西千昌百孔嘉祥真國殊皆新對內史仲賢樂

志跋樂丰要味是吏命縣是文
魏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厥風
主人文山川物理典制攸分涇
渭宜辨歷歷如指諸掌垂脉于
前取信于後志之時義大矣哉
樂邑古千乘地代有名賢地多

勝蹟太傑而地靈俗良而化美
傳之冊紀自爾迥異進兵火後
俗與時變求其藏書萬卷如假
南面百城者抑少見矣徵文考
獻不綦難哉幸楚中歐陽天君
子治樂丰度和易吏治稱最文
學禮教尤爲先務邑志者風教
之本刊殘泯缺多歷年所及此
弗修何以詔後夫抵編集隨事
參酌以人或言質而事核或肯
深而義遠非直刻舟繡虎礪石
雕龍已耳合邑中士大夫鄉紳

孫公悔菴三錫劉公朱霞毅志
尹公含美從王連公海崖應鄭
成公洪敘其範輩茂才唐生德
晉徐生大儒宋生襲胤許生所
好劉生勲李生令胤張生雲鶚
李生耀先孫生明志蘇生英儒
張生綸王生丕欽孫生弘敬宋
生金聲慷慨豪俠樂施倡衆咸
成美舉藉浮玉含章織水煥章
兩李君合渙折肱悉斧斤而繩
墨榱桷而椽桁之余萊東小子
不揣鄙陋詳厥顛末服其公而

正備而嚴真足鼓吹休嘉勸勵
士民之寶鑑也是爲跋東小字
兩季音樂邑司訓萊東張重暉
亦美舉蘇點蘭甫謹跋本與章
世金華新鄉豪對樂賦其來氣
漸主餘王坐不金陵穆茂遠書爲刊刻